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五

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履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王鳴岡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五

明何楷撰

殷武乙之世詩五篇

關雎太姒之德也太姒將歸文王思得淑女爲媵故

作此詩

胡安國云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以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

廣繼嗣

左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愚

按關雎之詩太姒思求媵于他國之辭也求媵之事

自有主之者太姒特思之如是耳于以見賦性之能不妬也故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憂在進賢不淫其

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大戴禮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以皆慎始敬止云爾韓詩外傳子夏問于孔子曰關雎何以為國風之始也孔子曰關雎之大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涕涕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子其勉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天地之基也又論語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或問朱子是詩人性情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朱子云是那性情方有那詞氣聲音鄭樵云人之情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其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其哀不至于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又云夫子喜魯太師之樂音節中度故曰樂矣而不及于淫哀矣而不及于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別其文義按序云關雎風之

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酒禮是鄉大夫三年  
賓賢能之禮其經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也燕禮是  
諸侯飲燕其臣子及賓客之禮其經云遂歌合樂周  
南關雎是也黃佐云燕禮鄉飲升歌三終笙入三終  
間歌三終乃合樂三終以爲亂亂者樂之末章也關  
雎雖爲風始以合樂在升歌間歌之後則末也是以  
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劉會孟  
云嘗謂今世所存之詩特其辭與  
義耳詩之詞未嘗亡也其聲亡也

關關雎

韓詩爾雅左  
傳俱作鳴

鳩

尤韻

在河之洲

尤韻說文豐  
氏本俱作州

窈窕

淑

豐本作叔

女君子好逑

尤韻禮記緇衣陸德明釋文前漢  
書俱作仇豐本作求

興也關通

作并說文云織絹以絲貫杼也蓋象衆鳥飛翔往來之  
狀如穿梭之形也雎鳩爾雅云王雎也郭璞云雕類也

今江東呼之為鴛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機云雌鳩大小如鴝深目目上露骨幽州人謂之鶩左傳郊子云少皞氏以鳥名官鴝鳩氏司馬也杜預云以其鶩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俗云雌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為鶩而有別列女傳曲沃負云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夫雌鳩之鳥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又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雌鳩不再匹劉晝云闔雉興于鳥而為風之首美其鶩而有別也鹿鳴興于獸而為雅之端嘉其得食而自呼也以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為美談矣况人之有善而可棄乎河季本云大河之近洽陽者馮復京云太姒生于洽陽正在河西臨河之境洲本作州水中高土也爾雅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劉熙云洲聚也人及鳥物所聚息之處也徐鉉云雌鳩常在河洲之上為儔偶更不移處蓋鶩性好時故每立更不移處所謂鶩立義取諸此嚴粲云雌鶩皆搏擊之鳥故曰鶩或見經有河洲之言遂以為疑今大雕翱翔

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所謂  
鳥有沸波是也以此言之不可謂驚鳥不近河洲也然  
此詩不取其驚取其別窈深遠也窈深肆極也俱見說  
文指女子之所居也孔穎達云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  
宜爲居處揚雄王肅謂善心曰窈善容曰窕若非也按  
楚辭云眇兮窈窕孔靜幽墨魯靈光殿賦云旋室便娟  
以窈窕諸葛穎詩云窈窕神居遠喬知之詩云窈窕九  
重閨皆此義也淑通作倣說文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  
君子謂文王好美也逋通作仇匹也怨耦曰仇反言之  
也與公侯好仇同義漢書杜欽說王鳳云禮壹娶九女  
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  
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今  
聖主富于春秋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  
義之家求淑女之質爲萬世大法匡衡云聞之師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  
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

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鄧元錫云后妃廣于求助情在得賢忘身之為速也若曰之淑女也慎固幽深是君子之好速也吾何德以配君子也云爾後漢書應奉以田貴人微賤不宜起登后位上書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嗣緒泯絕宜思關雎之所求以遠五禁之所忌

參

說文作慘

差荇

陸德明本作荇爾雅

說文

菜左右流

尤韻

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尤韻

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叶職韻  
鼻墨翻

悠哉悠哉輾

釋文豐本俱作展

轉反側

職韻楚辭

章句作則豐本作仄

有三星故借用為參伍之義差說文云貳也差不相值

也陸佃云三相參爲參兩相差爲差荇說文作荇云荇  
餘也亦作接余爾雅云荇接余其葉荷陸璣云莖白葉  
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  
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食  
酒顏氏家訓云今是水悉有之黃華似蓴莖根極長江  
南人亦呼爲猪蓴羅願云猪蓴與絲蓴並一種春夏細  
長肥滑爲絲蓴至冬短爲猪蓴此與鳧葵殊不相似葉  
卷漸開雖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也葉皆隨水高低  
平浮水上花則出水黃色六出今宛陵陂湖中彌覆頃  
畝日出炤之如金俗名金蓮子狀既似蓴又猪好食或  
因是得猪蓴之名但非蓴菜耳鄭樵云今謂之水荇蔓  
鋪水上故杜詩水荇牽風翠帶長凡草之可食者皆以  
菜名之故荇亦名菜嚴粲云參差訓不齊凡菜皆不齊  
何獨荇也今池州人稱荇爲苦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  
鬚然詩人之詞不苟矣程大昌云荇餘擬淑女也子於  
是疑漢之婕妤好取此義以名也左右言非一方也流爾

雅云求也苻菜叢生水中蓋順水之流而求之也案天官臨人陳四豆之實無苻菜意必別有所宜及或為芼羹之用耳季云苻可為茹其性柔順故以起興寤覺寐寢或寤或寐言無時也后妃寢興之間無時不思求淑女與之供已職也祭統曰官備則具備蠶繅衣服酒醴菜盛苻豆和羹之事皆后妃主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服鄭玄云事也求賢女而不得則思已職事當誰與共之乎悠說文云憂也爾雅云思也輒本作展說文云轉也轉說文云運也愚按展轉並言義當有別展之為言舒也轉則運動之義反覆也側旁也俱見說文因展轉而至于反至于側也總之臥不安席之意后妃自述其未得淑女則內職乏人而賓祭無所託故憂勞之甚至于此其輒轉反側乃以思服之故所謂得性情之正者也

參差苻菜左右采

有

韻此

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有

之參差苻菜左右采

韻

慕

谷之窈窕淑女鐘鼓樂叶藥韻之興也采說文云擗取

之也琴瑟皆然音呂氏春秋云朱襄氏之王天下王建作五絃之琴高誘云王建朱襄臣也又琴操云伏羲作琴世本說文皆云神農所作未詳孰是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琴論云伏羲氏削桐為琴面圓法天底方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合四氣琴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宮小絃為臣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又爾雅大琴謂之離郭璞云二十七絃白虎通云琴者禁也以禁制淫邪正人心山海經云晏龍始為瑟世本云伏羲作瑟五十絃或云四十五絃後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為二十五絃又樂書云朱襄氏使士達制五絃之瑟後瞽瞍判五絃瑟為十五絃舜復益以八絃為二十三絃禮圖書

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二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  
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  
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又爾雅大瑟謂之灑郭璞云  
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應劭云今瑟長五  
尺五寸非正器也釋名云瑟施絃張之瑟瑟然也張萱  
云郭注瑟二十七絃邢疏據禮圖二十三絃此二少三  
變之說誤之也夫五爲中聲三于五爲不足七于五爲  
有餘中聲何繇得乎世或言朱襄氏使士達爲瑟五絃  
瞽瞍判之爲十五絃夫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  
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多與寡皆不失五也漢武祠太  
乙作二十五絃之瑟宋太常樂瑟亦二十五絃其有意  
復古乎故余因瑟而知舜之琴五絃者亦其正也世傳  
伏羲蔡邕以九孫登以一郭注以二十二頌琴十三今  
世所用以七亦二變二少之說誤之耳先儒謂七絃之  
琴存之則有害古制削之而可白虎通云瑟者嗇也閑  
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孔云性情之和上下相

親與琴瑟之音宮商相應無異若與琴瑟爲友然故曰  
琴瑟友之毛說文云草覆蔓也徐鍇云猶冒也蓋得之  
之多則以草覆冒而藏之猶包裹之意又爾雅云寧也  
邢昺云擇菜也謂求而得之多則可以擇而用之也二  
義皆通鐘金音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爲鐘許慎  
云古者垂作鐘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和  
五音又傳云黃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鐘鼓草音樂  
書云鼓之制始于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加四足謂之  
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  
鼓周禮鼓人職云掌教六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  
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磬  
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陳祥道云鄭氏謂房中之樂  
不用鐘磬關雎之詩曰鐘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  
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鐘磬也風俗通云鐘秋分之音  
鼓春分之音琴瑟之聲有婉婉媚順意則云友鐘鼓之  
聲有宣揚蹈厲意則云樂言各有當也荀子曰國風之

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于金石。其聲可納于宗廟，其是之謂與馮時可云。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于道而廢茲能寤寐而求之，反側而思之，不得不已。至于既得，則先以瑟琴繼以鐘鼓，有加而無倦，其好賢切矣。其性情正矣，張綱云：求而後采，采而後擇者，共苾菜之序也。審寐求之，然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得淑女之序也。琴瑟常御之樂也，故鹿鳴、燕羣，臣則曰：鼓瑟鼓琴，鐘鼓至大之樂也，故彤弓、饗諸侯，則曰：鐘鼓既設，此蓋燕禮小而饗禮大，所用之樂亦從以異。今后妃之侍淑女，始則欲以常御之樂友之，而通其交際之心；終則欲以至大之樂樂之，而極其歡欣之意。此所謂至誠有加而無已也。陳暘云：古者后妃有房中之樂，是詩特取琴瑟鐘鼓者，得無意乎？曰：虞書以琴瑟爲堂上之樂，以鼓鐺爲堂下之樂。后妃之于淑女，不無上下之分焉。故詩人取之，所以寓名分也。荀卿謂君子以琴瑟樂心，以鐘鼓道志。后妃之于淑女，不無心志之交焉。故詩人

取之所以寓交際也后妃之于淑女至誠樂與以共圖  
職業憂勤以始之不倦以終之內則心志交而不疑外  
則上下辨而不越夫然雖友以敬之而不敢慢樂以愛  
之而不敢惡而淑女終不失事后妃之道此所以為樂  
而不淫其于配文王之孝也何有崔銑云美哉周之后  
妃廣于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協彼  
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爾忘其躬也樂乃未與爾畧  
于色也夫公其心則合異以為同詩曰白華菅兮白茅  
束兮心苟私則判戚而為敵易曰列其夤厲薰心古帝  
之聖曰堯舜事咨岳牧好察邇言比其化也岳孫帝位  
九官讓能及乎主澤大熄燭存秦穆悔過求臣猶稱一  
介是則一言而治者其好善乎一言而亡者其妬才乎  
是關雎之義也張綱又云關雎所言乃后妃求淑女以  
配君子之事而說者止稱其無妬忌之行此未足以盡  
關雎之義蓋治外者莫急于人材治內者求淑女以為  
助固其理也文王之所以興周詩稱棣樸之官人書美

五臣之迪教濟濟多士並列于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職固未始不以人材為先務是以其化刑于寡妻而后妃于是乎有閔睢之德觀其求淑女也寤寐反側而不能自已蓋以為不如是不足以配文王而成內外之治夫惟文王得多士而立政于外后妃得淑女而輔佐于內則自閔門而達之朝廷宜無一事之不理所以協濟大業而卜世卜年之永者其本實基於此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毛鄭本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朱

傳

子貢傳云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其內

職賦

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

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

家齊

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

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按

傳謂此詩太

姒所作為得之其依附擬託孔子數

言反覺其鄙申培說謂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則似惑于毛鄭共荇菜爲菹之說亦可謂不識比興之義者矣若諸書引關雎者多以爲諷刺之詩列女傳曲沃負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路史云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諷魯詩亦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書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及前漢書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後漢書明帝詔云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關雎故歌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代修應門之政者也楊賜傳云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

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薛君云詩人言關雎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  
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  
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  
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  
儀以刺時而司馬遷亦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  
關雎作揚雄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關雎作乎  
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馮衍顯志賦云美  
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此其說必有所本  
朱子非之據儀禮以關雎爲鄉樂又爲房中之樂  
謂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其非出于康王明甚  
又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于天下不可以爲風化  
之首于論正矣愚又讀後漢書注云康王晚朝內  
人誦關雎詩以刺王鄭樵輿論亦云古人以聲詩  
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者則取是詩而  
奏之以申警諷故曰作非謂其始作于衰世也是

說蓋近之而朱子直以爲文王求得聖女爲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而作是詩則愚不能無疑夫所謂宮中之人者果何人歟考大紀稱昌爲世子娶于有莘曰太妣則太妣至時王季故在如以爲王季之宮人則古者命士父子皆異宮彼淑女之得與否亦何預于王季宮人之憂樂也如以爲文王之宮人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格之同時者蓋必嫡夫人至而姪娣從之未有夫人未至而先有宮人者也且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文王嘉止大邦有子何待宮人寤寐求之展轉反側而後得耶至于琴瑟友鐘鼓樂若指文王則近于妣若指宮人則近于媚又何以風耶朱說既無據而又不可以爲文王之作則非歸之太妣安屬乎愚之從序傳之說者以此他若張超蔡邕又以爲畢公作要皆傳訛不足信程子謂序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凡爲王后妃者

當如是馮元成亦以爲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女以共理內治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播諸管絃以代箴銘者於理亦近似並存之

鵲巢亦太姒之德也太姒來嫁於周與媵俱來詩人

美之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又云鵲巢夫人之德也鄭玄云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

太任思媚太姒嗣徽歷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故二國之詩以后夫人之爲首稱孔穎達云后妃夫人皆太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稱夫人愚于此詩主其說與關雎同意關雎在未嫁之時志在廣求淑女共事君子鵲巢在方嫁之時將姪娣以俱來其不妬忌已早見于此非太姒之德而何詩之二南似易之乾坤繫關雎于周南者以

其主君子以立言若鵲巢則弟詠之子而已故繫之  
召南也二詩皆咏鳩意亦相類雖鳩以有別爲德此  
鳩以壹宿爲德又按禽經云一鳥曰佳二鳥曰雛三  
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雀六鳥曰鷦七鳥曰鵲八  
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鵲鳩字從九其以是與諸  
侯一娶九女文王位當爲諸侯故有取于鳩也舊說  
皆以鵲比國君鳩比夫人若然則末章維鳩盈之一  
句爲不通矣又按文王以中身受命以初載作合今  
姑即竹書年數定之計其  
娶太似當在武乙之世

維鵲有巢維鳩居

魚韻亦叶御  
韻居御翻

之之子于歸百兩御

亦韻

叶魚韻語居翻陸

之本

作訝又作迂之興也鄭玄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  
至春乃成孔穎達云推度災曰鵲

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復于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  
加功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也故云至

春乃成也。顧起元云：冬至天元之始，至後二陽已得來，年之節氣鵲遂可為巢，知所向也。陸佃云：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隙地者，皆傳枝受卵故。一曰：乾鵲而莊子云：烏鵲孺，鵲以傳枝少欲故。曰：孺也。淮南子謂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為戶，又云：蟄蟲鵲巢皆向太乙。蓋鵲巢開戶嚮太乙而背歲，故博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也。然則疆而不淫，又能知風之自知歲之所在，蓋鵲之為德與才如此。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又舊說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故也。鳩拙鳥也，直謂之鳩者，即雛也。今之鷦鷯方言云：鳩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鷽鷽，其大者謂之鷽鷽，其小者謂之鷽鷽。或謂之鷽鷽，或謂之鷽鷽。梁宋之間謂之雛，一名荆鷽，一名楚鷽，一名乳鷽。爾雅以為鷽鷽，壹宿鳥也。壹宿者，壹于所宿之木，又名夫不陸佃。

云壹宿婦之正也夫或不然故孔子欲多識鳥獸草木  
之名一曰祝鳩或曰雛與尸鳩皆壹鳥也故有尸祝之  
號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故一名尸一名祝也  
按周禮羅氏中春獻鳩以養國老不噎之鳥也古之養  
老祝鰥在前祝噎在後欲老人不噎賜杖以鳩為飾故  
名為祝鳩也亦曰孝鳥杜預云雛鳩孝故曰司徒禽經  
云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鵲今鳩累巢止于數枝纔能  
載身而已天將雨則逐其雌鵲則呼而反之人常聞其  
聲故謂之鳴鳩歐陽脩云鳩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  
于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  
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  
方宏靜云間居數年牆之東嘉樹如盖有鵲巢焉每年  
修巢必以小雪日其梁之上必吉日也門之向歲必更  
四月中雛能飛矣鳩則逐而居之五六月鳩將雛去小  
雪鵲乃復來畧無爽也夫巢居知風穴處知雨自古志  
之良知良能乃不假卜筮不俟推測也神妙物耶物自

妙耶五行家言所謂雖小道有可觀者耶鄒忠肅云鵲鳩殊種喻二姓之好族類名位之相稱歐陽云詩人取鵲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爾愚按如歐陽說則鵲乃比王季而鳩則以比太姒及滕也意者太姒嫁時適當方春鳥獸葦尾之候詩人偶見鵲巢鳩居遂即之以起咏與之子謂太姒也百兩百乘也漢書註云車一乘曰一兩言其輪輳兩兩而偶也風俗通云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御迎也言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大明之詩曰親迎于渭是也孔穎達云士昏禮從車二乘其天子與大夫送迎則無文朱公遷云百兩不過極其盛而言之諸侯迎送車數未必如是之多士從車二乘等而上之亦恐不及百乘左傳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是蓋以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

陽韻

之子于歸百兩將

叶陽韻  
資良翻

之

興也方鄭玄云猶嚮也正義云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  
所人嚮望之故云猶嚮也上章主迎之而言故曰居之  
此章主送之而言故曰方之言嚮其巢之所在而將往  
居之也將送也孔云左傳曰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  
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  
之太似自華適周必上卿送之又云夫人之嫁自乘家  
車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何彼穠矣美王姬  
之車鄭箴膏肓謂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天子以至大  
夫皆有留車反馬之禮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謂還車  
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知夫人自乘家車  
也言迂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  
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矣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

庚韻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庚韻

興也盈滿也維鵲盈

之喻衆媵姪娣之多孔云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  
姪娣從凡有八人是其多也胡安國云古者諸侯一娶

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也首章親迎之禮男先女也次章同歸之禮女從男也在夫家則以百兩迓在父母家則以百兩將而婚禮于是乎成故總之曰百兩成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以爲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申培說亦云諸侯嫁女

其民觀焉不斥言其爲太姒也今按序以鵲巢爲夫人之德與以開雎爲后妃之德同意明乎其指太姒矣然繼之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則于詩人寄興之意全無所發明若陳旒樂書引古琴曲以爲邵國男悅正女而作殊鄙淺無義齊魯韓三家又以爲康王時詩皆不足信

桃夭美太姒能脩婦道也

申培說以爲此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蓋始于

宜夫婦終于宜一家之人所謂始終婦道也  
知爲美太姒詩者以大學引此釋齊治知之

桃之夭夭

說文作桃又作娛

灼灼其華

麻韻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麻韻興也桃木名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桃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而家語則曰六果桃爲下祭祀時不用不登郊廟宗周官飲食之遵曰其實棗栗桃乾燕榛實則桃僅祭祀不用而已陸佃云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于仲春故周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果早于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剝其皮不然皮急則死故周南復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夭通作桃說文云木少盛貌徐鍇謂草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能先長大也灼說文云災也曰灼灼者蓋言其華色盛如火災也華江東呼爲荂俗作花亦作藹爾雅木謂之華

草謂之榮然此對文爾若散文則草亦名華也嚴粲云  
天天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孔  
穎達云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天天灼灼並  
言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辨之木少壯則其華盛譬婦人  
盛年則容色麗故此以興后妃始嫁之時也又按周禮  
仲春會男女鄭玄云仲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之時  
也意古制如此后妃始嫁時或當桃始華故詩人本而  
咏之也爾雅云之子者是子也孔云之為語助桃夭為  
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  
王各隨事而名之愚按此詩言之子兩字最有力他人  
子歸者未必皆然此以知其專指后妃也鄒忠肩云以  
之子目后妃或嫌于褒然是一固風體也即周公作為大  
雅以述先德而縣之篇曰爰及姜女大明之篇曰長子  
維行亦未有訾其褒者何疑于桃夭歸說文云女嫁也  
字從止从婦省婦人謂嫁曰歸于歸猶言于其來歸也  
室家謂夫婦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左傳謂女有

家男有室孟子謂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是也方來歸而夫婦即相宜同心一德不特容色之美而已文王以肅肅雖離之德刑于寡妻向使太姒之德不能與文王相配何宜之有桃之

天天有黃

豐稷云一作蕃不知何據

其實

質韻

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質韻

興也羅願云麻實謂之黃故古者朝事之遵熬麻麥以實之謂之糴黃麻于植物中最多為多子詩言桃華色既盛又結子之多如麻子然說文亦云葩象實或作牘音雖異而意同實者富實之義故以為虛之對凡草木之結子皆曰實也取黃實以興后妃者毛傳言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是也首章先言室後言家易恒卦之義也次章先言家後言室易泰卦之義也至是而夫婦之相宜為益深矣又陸云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黃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亦通

桃之天天其

葉蓁蓁

眞韻通典作  
漆豐本作臻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眞韻  
蓁說文云草

盛貌故毛傳訓蓁蓁爲至盛貌李氏云桃之少壯則結實必大其葉亦蓁蓁然盛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雖有葉不復蓁蓁矣陸云桃性華葉齊生至于有蕢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抑陰青繁合休息者賴之又夏之時也家人謂一家之人上而舅姑中而妯娌下至膝妾童豎之屬皆處之得其道故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爲宜也取興于其葉蓁蓁者陸謂能成其家又以比其所賴是也大學引此章而申之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夫文王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實太姒之賢內助有以成之味此則非汎咏民間之女而爲美后妃之德抑又明矣又鍾惺云三宜字妙只是傳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儀一傳當相安便是求加焉遂失之矣

桃夭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云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

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此於詩意得之其綴以夫子之言則屬也聖言而可屬將何所不屬耶序則謂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朱子譏其意狹而說疎是矣然據集傳謂詩人因婚姻之得時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必有以宜其室家則何所許之易也豈凡女及時而嫁者皆足稱賢耶

螽斯祝太姒子孫衆多也

序云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

多也愚按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宜絕句讀謂后妃之子孫有如螽斯之衆多耳鄭玄讀連下文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莫不妬忌惟蚣蝮不爾抑鑒矣通篇皆祝願之辭以子孫二字知之時太姒尚未有

孫安得徑指其多故知為祝辭

也朱子以為衆妄所作亦通

螽

爾雅作螽螽氏本作螽

斯羽說說

真韻陸德明云說文作

兮宜

爾子孫振振

叶真韻今

興也毛傳云螽斯蚣蝑也朱子

鹿斯露斯之類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是名也孔穎達云螽斯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一名春黍幽州人謂之春箕愚謂螽斯蚣蝑春黍春箕音皆相似直轉而訛耳益知螽斯是名也蔡邕月令云其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陸佃云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朱子謂一生九十九子蘇轍謂一生八十一子未知孰是陳少南云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嚴粲云螽生信宿即羣飛因飛而見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孫之衆多

也愚按蕃育之最多者莫如螽斯故詩借以興子孫非咏其母或以螽斯比后妃不倫甚矣戴岷隱亦如此說詵通作姓孔云詵即姓字說文云衆生並立之貌宜猶當也祝願之辭言宜乎其如此也爾指后妃也錄后妃不妬故衆妾得以生子子多則孫亦多矣故兼言子孫也振奮也謂奮起也重言之者見子孫衆多也風人贊美后妃意在言外但言宜其子孫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后妃不妬忌而致此也

螽斯羽薨薨

蒸韻豐本作薨

兮宜爾子孫繩繩

蒸韻興也薨博雅

云飛聲按趙頤光云薨當通作轟說文云羣車聲也韓愈詩云絲竹徒轟轟繩說文云索也繩繩者言如繩索之相續不斷也一說韻會云繩繩有紀貌蓋狀子孫之長幼森然各得其序亦如螽斯之羣飛行列不亂也又按韓詩外傳引此皆曰言賢母能使子賢也

螽斯羽揖揖

緝韻豐氏石經本作緝兮

宜爾子孫蟄蟄

韻

兮

興也

揖通作輯

晉語

君輯

大夫就

輶

故知

二字通

也車和

輶

故知

二字通

輯曰輯故為和集之義三章亦有次第說說自未飛之時言也兢兢自方飛之時言也揖揖自飛而下集之時言也張氏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蚤斯形僅寸餘而滋數之多凡物皆不能及有親見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他類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蟄說文云藏也物伏藏則安靜故爾雅又訓為靜也曰蟄蟄者安靜而各得其所也振振但言其奮起而已繩繩則有繼續未艾之意蟄蟄則又見其安靜以處式相好無相猶也胡宏曰深遠哉周南之義后妃之能助其夫者事亦多矣聖人惟取不妬忌之詩至于四五者何歟愚讀史至隋文帝獨孤后然後知婦人之惡以妬忌為大也自漢而下后妃之妬忌者有矣何獨至于獨孤后而知之吁婦人之妬妬其夫已為非義獨孤后肆其妬心不獨妬文帝使不得有異生子

又妬及其子焉太子勇有寵妾曰雲昭訓獨孤怒曰現地伐漸不可耐專寵阿雲有如許豚犬遂內啓賊子廣行篡奪東宮之謀外賂姦臣素造反黜儲君之事而文帝亦不得其死曰獨孤誤我卒至宗祀絕滅生靈塗炭開皇之中天下戶八百九十萬唐興撫綏三十餘年至永徽初始及三百八十萬戶耳吁獨孤一行妬忌于宮闈之間而滅天下之戶五六百萬聖人刪詩立周南之義教訓萬世后妃專以無妬忌為大美也意深且遠矣夫專以無妬忌為大美則必以妬忌為大惡矣考諸獨孤后其為大惡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愚是以知王者欲齊其家措之天下而周南不可不學也

### 螽斯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及申培詩說皆謂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理亦

無害然咏子及母更為親切故思齊之詩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不以美文王也

葛覃太姒自叙治葛畢而欲歸省其親見其能勤儉

孝敬也

出李本詩說解頤 此詩蓋專爲歸寧而作太姒在父母家所習者惟女功之事今雖已

出嫁猶不變其素履不如是則不敢歸見父母蓋所得于家教者居多故序謂葛覃后妃之本也本之于

其父母也申培說云

此詩亦太姒所自作

葛之覃

陸德明本作革

今施于中谷

豐氏本作達

維葉萋萋

叶支韻此移翻

與下喈喈隔

三句爲韻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叶支韻堅夷翻賦

也葛艸名羅願云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以至

根可二十步毛傳云葛所以爲締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覃毛傳云延也施本訓爲旗達迤之貌借以爲附麗纏

繞之義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語多有之如螽斯曰

斯螽苦瓜曰瓜苦之類螽說文云州盛也故毛傳以螽  
螽為茂盛之貌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又作黃  
栗流爾雅名皇詩又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鷩黃一名  
楚雀幽州人謂之黃鸝齊人謂之搏黍亦或謂之黃祀  
秦人謂之黃流離常甚熱時來在桑間故里語曰黃栗  
留看我來黃甚熱否亦是應節超時之鳥也格物總論  
鶯大勝鶉鵲鵲黑眉嘴尖紅腳青適身黃色羽及尾又有  
黑毛相間三四月間鳴聲音圓滑集說文云鳥在木上  
也灌木爾雅云叢木又云木族生為灌族即叢也未詳  
其義喈說文云鳥鳴聲徐鍇云聲衆且和也今曰喈喈  
者言不一鳴也言葛而及黃鳥者狀初夏之景此時葛  
方盛而未可刈也然已足見其動女紅之思而有念念  
不忘之意矣萬時華云首章要體認初夏光景人到意  
念難忘處時過景銷耳目經歷似意眼中中一一活現  
此便是服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首二句不用韻如  
上章例下一句一

無斃根子

韻

維葉莫莫

藥韻

是刈

陸本作父  
豐本作义

是獲

藥韻

爲絺爲綌

亦叶

藥韻去

服之無數

陌韻亦叶  
本俱作射

賦也

莫本古文暮字今

曰莫莫者蓋取稠密陰暗之義刈芟取也獲說文云雨  
流需下貌釋文以爲淪也按淪者治也蓋以水治之也  
絺綌皆葛之成布者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  
中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以絺精而綌麤故  
貴絺而賤綌也刈護理之有序絺綌成之有等皆親董  
其事如三縹之類服之者以之爲服也數說文云解也  
毛云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于是治以爲布而  
服之無厭蓋預道其心之所期如此雖異日垢弊不惡  
廢棄也夫知稼穡之勤者飲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  
者衣服則思女功然亦后妃淑性自爾非徒惜勞惜福  
念使之然也緇衣記云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覃服  
之無射爲言要以古之人無數盡如此服矣張綱云后

妃之于女功志焉而不敢忘故往來于中谷以觀葛之  
漸長而采之方其初往也葛茂盛而未成但見黃鳥飛  
鳴于灌木之上顏色之美聲音之好有可以悅其耳目  
及其繼往也葛成就而可采矣于此無暇及于耳目之  
所聞見惟知刈葛而獲之以為締綌專心致志服之而  
無厭數焉陸佃云夫禮后織玄紵今乃親葛事如此者  
親蠶以勸女功之正事親葛以勸女功之餘事絲麻者  
本事也積蓄者餘事也張敬夫云周自后稷以農事爲  
務迄于今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紵之  
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  
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每念稼  
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紵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  
矣此心常存則驕矜放恣何自而生故誦服之無斃之  
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知周之所以衰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微韻

薄汙我私薄漣我衣

微韻

害

曷音

豐本作有韻 幹害否本作不 歸寧豐本作寧 父母有韻 賦也古

于諸侯父母在則歲一歸寧此章乃言將歸寧之事蓋  
女功成矣時已暇矣言辭也如言采言念薄言駕言之  
類皆語辭也師氏者女師也禮記云古者女師教以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白虎通云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  
子者而明于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何休云  
選老大夫為傅老大夫妻為姆昏禮注云婦人五十無  
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女出嫁姆隨之  
故有女師內則云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姆言告師氏  
是自己已告于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以已欲歸寧之  
意轉告于舅姑與夫子也白虎通云婦人所以有師何  
學事人之道也張敬夫云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傅以訓  
之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后妃亦然也王安  
石云有天地此有男女豈以女子而可無教乎古者設  
師傅保姆之官以教王六宮故葛覃之有師氏采芣之

侍傅姆民間之有女師主女教也以今觀祭祀賓客之  
禮琴瑟鐘鼓之樂房中之詩彤史之書非學何以能之  
此古者后妃夫人所以能上奉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  
宜也後世之君既無修身齊家之學而呂武之使監宮  
中者遂使人疑而不復信可哀也夫薄季云不敢大肆  
之辭猶楚辭言蹇言羗之類汙毛傳云煩也鄭玄云煩  
擗之用功深阮孝緒云煩擗猶接蒹也朱子云煩擗之  
以去其汙猶治亂而曰亂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褱盛  
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家庭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  
澣說文云濯衣垢也衣謂褱衣以下至祿衣禮服也薄  
汙以下皆后妃自審之辭非告師氏之語汙私服者以  
服之常而垢多也澣禮衣者以服之少而垢少也蓋因  
女工暇而歸因歸而治服本與締紵無關非服既成而  
即澣濯之也此后妃之儉德而服之無斁之意亦即于  
此處可想見矣害通作曷音之近也說文云何也害澣害  
否蒙上文而言何者已澣何者未澣也朱子謂審其何

者當澣何者可以未澣亦通白虎通云父矩也以度教子也廣雅云母牧也育養子也釋名云父甫也始生已也母冒也舍生已也寧通作寧說文云安也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呂大圭云父母在則歸寧葛覃稱歸寧父母是也歿則使卿寧楚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是也周昌年云此治葛後事與七月之巫乘屋同意赴治葛之暇亟為歸寧計見過此而萋萋喑喑之景又惟人矣孔穎達云在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禮無愆當于夫氏可以歸問安否于父母張子厚詩云葛蔓青長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張綱云斯干之卒章祝其女子無詒罹于父母觀后妃之歸寧然後知其父母免于憂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

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朱子謂此詩之序首尾皆是但

所謂在父母家者一句爲未安若謂未嫁之時即詩中不應以歸寧爲言況未嫁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爲盛美子貢傳則云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按傳謂將歸寧而賦者得之惟偽增夫子之言爲狂妄可厭耳若朱傳第謂此詩后妃既成婦綈而賦其事雖亦無害但言告師氏一節反無着落恐非詩意齊魯韓三家又以為康王時詩皆不信足

詩經世本古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六

明 何楷 撰

殷文丁之世詩五篇

采薇勞戍役也周公季歷以戍役伐戎獲捷而歸代

為述征之辭以勞之

據詩中有一月三捷之語以竹書考之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

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其事與三捷合即此詩之所為作也翳徒當是獫狁別號或其君長之名漢書匈奴傳云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薰粥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

轉移顏師古謂山戎獫狁獫狁皆匈奴別號然則翳徒以戎名正所謂山戎耳又竹書於季歷獻捷之後即書王殺季歷沈約註云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璜桓鬯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因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竹書小注亦云執王季于塞庫羈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情辭以作歌其來久矣季歷有勞而不見察鬱邑不得志而死非文丁殺之也而曰王殺者所以深著文丁之失耳雖于他書無所見而此事或者不誣季歷死于文丁十一年則文王嗣位當即在文丁之世而孔叢子載子思述子夏之言謂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璜桓鬯之錫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後之編史者如皇王人紀通鑑前編諸史會編之類因孔叢之言謂王季於帝乙時尚在遂繫文王嗣位於帝乙之世今以意會之正謂帝乙命文王為西伯實仍王季九命作伯之舊耳非指王季為帝乙所命也古人文字質直不善讀者鮮

不以疑似失之  
往往類此

采薇采薇

微韻與下曰歸以隔句為韻

薇亦作

叶過韻臧祚翻

止

豐氏本作只下同

曰歸曰歸

微韻

歲亦莫

叶過韻莫故翻陸德明本作暮

止靡室靡家

叶過韻古

慕翻玃

漢書申培說豐木俱作獫狁下同

玃作允之故

韻過

不遑啟居

叶過韻讀如自

俱遇翻

玃狁之故

同上

賦也玃解見草蟲篇重言采薇者不一采也作起也猶言怒生也止通

作只說文云語已詞也後倣此曰者預計之詞莫晚也此代為將士追述之言曰我向從戍臨行正是春月采

取薇菜之時其薇菜已生而出地矣斯時心口相語當何時歸乎何時歸乎連言之者念歸之切慮其當在歲

晚也靡通作無蓋音近也男有室女有家今男不得以室為室女不得以家為家所謂靡室靡家也玃狁毛傳

云北狄也鄭玄云今匈奴也按說文獬作獬長喙犬也  
狁據前漢書本作允說文無狁字意即左傳所謂允姓  
之姦居于瓜州者因其為狄故以犬呼之曰獬狁耳遑  
說文云急也啟爾雅云跪也按啟之訓跪其義難通展  
轉推尋當是啟音同跪通作跪耳說文云長跪也謂  
伸兩足兩膝着地而立身也凡有所獻于尊者必拜跪  
而進之此蓋指將父將母之事也以獬狁侵陵之故身  
當出戍不能急急為啟居之計啟所以求父母之歡居  
所以圖栖止之逸也朱子云叙其  
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

尤韻止曰歸曰歸心亦憂

尤韻

止憂心烈烈

屑韻

載饑載渴

叶

韻巨

我戍未定

唐

叶青韻

靡使歸聘

叶

青韻

讀如

俾滂丁

謂

脆脆之時朱子云始生而弱也心亦憂止憂歸期之速  
也烈說文云火猛也嚴云如火烈烈言內熱也載之言

則亦音近也輔廣云此章言其在路之情故曰憂心烈烈載饑載渴凡人在道路時饑渴固有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饑載渴蘇轍云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饑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我託為戍役之自我也後倣此定說文云安也鄭云止也我戍未定謂未至戍所而安止也使指同戍者言聘毛云問也徐鍇云字从耳訪問之以耳也孔穎達云謂問安否之義靡使歸聘同行無歸人誰可使問其家之安否也 采薇

采薇薇亦剛

陽韻

止曰歸曰歸歲亦陽

陽韻

止王事靡盬

虞韻

不遑啟處

叶虞韻

讀如

憂心孔疚

叶職韻

力翻

我行不來

叶職

韻六直翻

賦也

剛朱子云既成而剛也三山李氏云

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

見天時之變爾戴侗云薇即苦益菜生山中冬晚抽牙至春采矣夏而剛宜芼詩曰薇亦剛止歲亦陽止薇

蓋至夏而剛也愚按據戴說以陽為夏則此云陽者謂正陽之月乃巳月也與日月陽止之解不同首章言歲亦暮止預期之辭也此言歲亦陽止即景之辭也雖均以曰歸發端而命意各別王事謂封疆守禦之事鹽毛云不堅固也按鹽乃河東鹽池之名鹽最易消故為不堅固之義王事靡鹽者謂王事不可使之不堅固故當竭力以圖之也愚意此說亦迂以音求之直是鹽固音近通作固耳言王事無可恃以為固者故外侮來侵如此也不遑啟處與首章不遑啟居義同但彼就初上道言此則已至戍所而復興內顧之思耳憂心孔疚與次章憂心意亦有異彼憂歸期之遠此則根王事靡鹽生來憤激國難以成敗利鈍未可逆知故憂之而至于甚病也行是戍已定而復他有所行意當時必有趨利損巢之事故下章以戎車既駕一月三捷言也來鄭云猶反也據家曰來朱子云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凌濛初云我行不來奮然自誓壯氣凜凜自與不我活

兮不同沈運周云言情處委曲悲傷言義處慷慨激烈自是動人

彼爾

爾雅註說文俱作爾維

何維常之華

麻韻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麻韻

戎車旣駕四牡

業業

葉韻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葉韻

猶

興也爾說文云麗

麗也爾說文云麗

尔聲與爽同意徐鍇云猶歷歷然希疏點綴見明也說文又引此詩句作蕭云華盛貌二義俱通常棣也解見常棣篇常棣之華甚盛秦子所謂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是也路戎路斯此也君子謂主帥則季歷是也戎路乃主帥所乘若下文所謂戎車則總括五戎而言路車亦在其內朱子即以路當戎車非是按周禮車僕所掌有戎路廣車闕車革車輕車五者戎路即革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備更迭戰者闕車遊軍乘以補闕者革車革讀為屏所用對敵以自蔽隱者輕車所以馳敵致師者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不獨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子有之中車職云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故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王賜晉侯戎路之服又襄十四年欒鍼曰吾有二位于戎路是則侯國亦有戎路也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是侯國亦有廣車也又邲之戰楚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是侯國亦有闕車也孫子八陳有革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是革車輕車侯國皆有也殷車制無考但即周禮例之內之卿大夫士視外之侯伯子男命數相等固知所乘為戎路而自廣車以下四等之車其皆為行間所必備明矣詩之興意以棣華之盛況兵車之盛非但為一君子之車言也又陸佃云常棣華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此以爾通作邇取義以興將帥士卒互相親爾亦自可通但此詩只言華不曾及萼未可與邠鄴之詩同論耳駕說文云馬在軛中也業所以飾懸鐘鼓者詩簠簋維楨是也借為動而不息之貌故曰業業也豈敢定居鄭云豈敢止而居處自安也陸化熙云豈敢定居內有工夫如坐則運籌行則決戰退則

堅壁進則攻取是也豈敢在心上看捷說文云軍獲得也春秋傳齊人來獻戎捷之捷一月三捷當時適有此  
事即竹書所謂獲三大夫來獻捷是也三捷之事別無  
所見故知此詩為王季伐翳徒之役無疑也以常華推  
之其時正在夏間故於師既還而述其功以勞之耳舊  
說泥于小序歌造之說乃以為預期之詞正與說夢何  
異又鄭孔謂造成有三時故所遣有先中後三輩陸佃  
因之遂謂其到有先後各能獲捷故曰一月三捷皆迂  
滯附會不成義理左文十三年鄭伯會公子棗請平于  
晉鄭大夫子家賦載馳之四章魯季文子賦采薇之四  
章鄭伯拜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叶微韻讀如君子所  
公荅拜 依韻微韻小人所腓微韻四牡翼翼職韻象弭魚服叶職韻豈不  
日陸德明云日音越又人栗反戒玁狁孔棘職韻也三捷既  
今按日音越則是作曰字

奏可以歸矣然戌事未畢猶未敢弛備遽歸昔人言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尤易為侵暴必留屯以防之此章所述正其事也駢說文云馬行威儀也重言駢駢者非一馬也此歸而屯戌非趨利進戰之時故與上章業業之象不同但見羣馬之行動有威儀而已君子即上章君子依憑依也小人託為戌士自稱之辭駢說文云脰膈也程子云駢有從動之義人之駢身行則從動劉彛云君子則依之以為禦備也小人則駢之以為進退也愚按駢本實字今借作虛字解終覺牽強凡古文音同反偏倚同者多通用此駢字當即是駢字駢說文爾雅皆云隱也楚辭隱思君兮廝側禮記取廟之西北廸薪用爨之皆訓作隱此曰小人所廸者言戍士亦藉是車以自隱蔽也陳祥道云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託兵械衣裝有所齎昔周

伐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岬之戰楚君之  
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先偏後伍伍從其偏  
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  
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按曰伍曰兩曰卒  
皆以人言曰偏曰廣皆以車言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  
兩四兩為卒即司馬法所謂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  
也左傳杜註車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  
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  
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廣即廣車說見上章楚以十  
五乘為一廣亦用舊偏法西麓周氏云古者戰陳士卒  
必與車乘相麗故左傳曰卒乘輯睦章氏云車戰之法  
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  
以車為營顧起元云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  
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始毀車崇卒  
而車騎自此始或問六韜有騎戰何言古無車騎曰六  
韜偽文非太公著杜牧之注孫子曰黃帝陰于蚩尤以

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徐光啟云讀君子所依二句想見古人用車之法今宜模倣此意變通其制度極是國家根本之策若以房琯為口實幾於懲噎廢殄矣豈古無以步騎敗者乎翼鳥羽也翼翼程子云行列整治之狀又季本云言馬之欲行如鳥舒翼也象獸名此謂象牙也弭說文云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毛云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亦名弩埤蒼云弩弓反末戾也孔云爾雅弓有緣者謂之弓謂繫束而漆之無緣者謂之弭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紒與結義同絕束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結也兵車三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薦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一說李巡謂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曰弭郭璞毛詩拾遺云毛訓象弭謂弓反末以象骨為之蓋俗說之誤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為之今西方有以犀角

及器角為弓者魚服以魚皮為矢服陸璣云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一名魚鯉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韃步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韃矢服經年海水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氣自相感也按左傳夫人魚軒服虔亦云魚獸也服盛矢器周禮仲秋獻矢服國語檠弧箕服是也本作箠初學記云織竹曰筵以皮曰箠箠者柔服之義筵者相迫筵之名陳祥道云周禮田弋用箠箠以竹為之則凡非箠箠皆皮也中秋獻矢箠蓋皮以秋堅也然所謂魚服者魚皮之堅者皆可為之不必魚獸而已弓與弩有三等矢箠亦三等則箠之長短視矢為之也戒說文云箠也棘鄭云急也當通作韃承上文言行間之人整肅器械何日不然雖無事之時凜如大敵將至者以嚴抗往來飄忽至如風雨誠不可以忘備也蔡汝楠云豈敢定居絲君子有不測之畧豈不日戒絲君子有不懈之心采薇雖

咏戌役之情而將道亦自可見一說日戒就心言亦通  
錢天錫云急情偷安無果敢之氣則謂之定居疎忽慢  
敵無敬謹之心則謂之不戒豐道生云上章既叙其戰  
捷此又述其日警之志則所以美其憂國之誠終始不  
忘而勞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微韻今我來思雨雪霏

霏

微韻豐氏本作霏霏

行道遲遲

支韻

載渴載飢

支韻

鹽鐵

我心傷

悲

支韻

莫知

口鹽鐵論

我哀

叶支韻

魚羈翻

賦也

昔我往

矣即首章所言采薇之時也楊

柳木二種然相似而稱之易混爾雅云楊蒲柳即本草

之水楊也陸璣云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

紅者曰大楊皆長廣于柳葉皆可為箭筈左傳所謂董

澤之蒲是也亦名楊柳說文云小楊也本草註云柳

葉狹長青綠枝條長軟草木志畧云柳曰天棘斬其枝

橫倒曲直挿之皆生其華謂之絮隨風如飛雪夏小正

橫倒曲直挿之皆生其華謂之絮隨風如飛雪夏小正

云正月柳穉穉者發乎也註云穉芽也衍義云柳華即  
初生有黃蘗者及其華乾絮方出謂之柳絮陸云柳柔  
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陳藏器云江東通名楊柳北人  
都不言楊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舊說順栢為柳倒栢為  
楊朱子云柳楊之下垂者楊柳之揚起者依依者初抽  
條時嫩嫩不定如欲依倚他物也思語辭雨雪解見北  
風篇霏霏朱子云雪甚貌按二十四氣十月立冬之後  
為小雪至大雪則為十一月節氣此言霏霏當在十一  
月以後也白虎通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  
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  
外有曠夫故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遲遲毛云長遠也程子云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  
之切鄭云行反在於道路猶饑渴言至苦也莫疑詞猶  
論語文莫吾猶人之莫哀即傷悲言或有知我之情者  
否乎嚴云言莫知其勞苦乃所以深知之也范景文云  
去日則盼前期歸日則感往事懷此悽惻不啻在已也

范祖禹云子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毛云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朱子云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獫狁不可不征故捨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唯勉于王事而欲成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也其序如此程子云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序云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

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毛公云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季本辨之云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則無宴樂故無遣詩及其獻捷代還則歌凱以歸故極美其功而曲叙其情以為勞詩也鄒忠肅亦云序以采薇為遣戍夫楊柳依

依則正薇柔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也撫今  
追昔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景豈  
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為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適  
越而昔日至矣今按一月三捷自是紀述實事之  
語若遣行時安得有此子貢傳以為勞師之詩是  
已而但繫之宣王之世申培說亦以為宣王之世  
既驅獫狁勞其還師之詩此蓋惑于漢書匈奴傳  
之說謂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  
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  
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與師  
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而或又泥采薇出  
車篇中昔我往矣四語文氣相類則謂二詩果皆  
同時之作今第思薇作薇柔楊柳依依與黍稷方  
華迥不相及且彼歸于春日遂遲此歸于雨雪霏  
霏冬春瞭然烏可混也又况采薇三捷正值常華  
而出車獲醜乃在二月其奏功之期尤相去之遠

手賴有竹書為據則知此詩實作于王季之時不屬之文王亦不屬之宣王矣

卷耳太姒欲文王求賢審官也

序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常輔佐君子求

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  
謂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按史記稱文王立為  
西伯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是  
詩也其作于文王初即位之時多賢未來歸之日乎  
劉敞云后妃但主內事所職陰教善不出閨壺之中  
業不過籙饋之事何得知天下之賢而思進之乎且  
令自古婦人欲干預政事故引此為證初雖以進賢  
審官為號已而晨鳴便無可奈何矣蓋后妃於君子  
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警戒人君之意不謂  
自己求賢審官也郝敬云或者謂婦人勿與外事然  
則鷄鳴之辭佩十亂之邑姜非乎不越酒食不及爵

賞借中饋以効箴故謂之志而已  
豈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之謂哉

采采卷

爾雅作卷

耳不盈頃筐

陽韻豐氏本作匱

嗟我懷人寘彼周

行

叶陽韻戶郎翻

賦也

采說文云捋取也重言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艸名爾雅以為苓耳廣雅以為泉耳

幽州人謂之爵耳以其形似鼠耳故有耳之號江東呼常泉郭璞云亦曰胡泉陸璣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瑞故又謂之耳瑞艸也羅願云幽冀謂之禮菜或又謂之常思菜一名菰一名羊負來博物志曰昔中國無此言從外國逐羊毛中來此物既稱胡菜必是胡物但其名出後代耳卷耳野中所多日夕羊下來多負以歸以此得名未可知也本艸云即今蒼耳多刺叢生如盤麴藥中多用之按張敬夫詩采耳元因備酒漿其說本此

后妃之貴必不自采卷耳淮南子稱替師庶女位賤尚

葉許叔重曰尚主也葉者葉耳菜名也主是官者至微  
賤也替師庶女復賤于主葉之官故云觀此則主葉之  
官位之微者周禮顧不可考或成周以前有之如臨人  
酒人之屬也郝云婦人以縫衣裳冪酒漿為事葛覃衣  
裳也卷耳酒漿也項本頭不正之義通作傾說文云仄  
也韓詩云欵也筐竹器歐陽脩云卷耳易得頃筐小器  
也然采采而不能傾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  
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嗟說文云咨也易注云  
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我后妃自謂  
懷后妃自思也人謂賢人之未用者寘置周密也俱見  
說文行毛傳云列也師師濟濟密布朝列曰周行左襄  
十五年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禮之急也能官  
人則民無覲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  
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后  
妃言嗟我思欲君子敷求哲人布滿有位亦惟恐朝之  
不盈也張綱云夫易得之菜以實易盈之器又采采而

不已然且不能傾盈况賢才之士為難得百官之位為  
至衆欲求難得之材以實至衆之位可不思念之乎又  
荀子云卷耳易得也傾筐易盈也而不可以貳周行故  
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劉敞本荀子之意  
以說此詩云采卷耳者欲求盈筐今不得盈心不在故  
無獲也以言治國當求賢耳亦以心不專故賢不來矣  
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周行無所寘則失其所  
治此為后妃警戒求賢審官也亦通 陟彼

崔嵬

灰韻

我馬虺

九經

考異

作

出

隤

灰韻

爾雅

作

我

姑

說文

作

乃

音同云秦以市

買多得為乃

酌

豐本

作

勺

彼

金

壘

漢書注

作

維

以

不

永懷

叶

韻乎乖翻 比而賦也陟說文云登也崔說文云大高  
也鬼說文云高不平也又爾雅云石山戴土謂之崔嵬  
馬比在位諸臣易曰用拯馬壯吉亦以馬比臣也虺似  
蛇而小解見斯干篇隤說文云下墜也按孫炎解虺隤

為馬退不能升高之病愚意猶今人言蛇倒退是也姑且也酌說文云盛酒行觴也后妃飲酒而以酌言則是與文王對酌也蠶酒尊也顧起元云梁孝王有蠶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古之酌酒皆取蠶故廟堂之上蠶尊在昨攝尊在西字本作欄形似壺龜目刻木作雲雷象名蠶取於雲雷故也大者受一斛韓詩言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孔穎達謂天子以玉經無明文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所以刻雲雷者以盛酒故取其陽氣發達又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也沈括云余嘗得一古銅蠶環其腹皆有画正是人間屋梁所画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象回旋之聲皆一也◎相間永毛云長也懷說文云念思也后妃言文王以身任國家之重當憂患之時猶之登崔嵬者然惟此二三在位戮力公家譬馬之馳隤其力亦孔殫矣而所欲求之賢人未知尚在何所微

獨我憂念之文王亦當憂念之人亦有言惟酒可以忘  
憂我姑且飭治中饋與文王對酌以相寬解庶不至長  
介懷而不釋也蓋無所  
聊賴之辭後章放此  
陟彼高岡陽韻我馬玄黃陽韻我

姑酌彼兕觥

叶陽韻姑黃翻陸德明本豐本俱作觥

維以不永傷

陽韻此而賦

也爾雅云山脊曰岡玄黃者毛云玄馬病則黃朱子云  
病極而變色也兕獸名解見吉日篇其角可以為爵即  
兕觥也觥亦罰爵韓詩云觥受五升觥廓也所以著明  
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陸佃云兕善抵觸故先王之  
制罰爵以兕角為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剛其過則  
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為酒戒既言金壘又言兕觥者  
金壘所以盛酒及其注之兕觥然後飲之酌酒行觴須  
此二器故兩言酌彼也傷說文云創也創者痛也蓋憂  
思之極也蘇轍云此章意不盡  
申殷勤也凡詩之重復類此  
陟彼砠說文作岵陸本作磧集韻

作  
嶺矣我馬瘠虞韻陸云一作屠非矣我僕痡虞韻陸本作鋪矣云何吁虞韻

爾雅注作吁矣比而賦也祖本作岨說文云石戴土也  
豐本作于毛亦云石山戴土曰岨瘠瘠說文皆云

病也孫炎云瘠馬疲不能進之病痛人疲不能行之病  
云何者自問之辭也吁說文云驚也升高必資馬馭馬

必資僕馬以比宣力四方之臣僕以比倡率羣僚之臣  
石山戴土既已不良于行而我又馬瘠僕痡安能有濟

計無所出惟有深懷驚惶而已始而懷繼而傷終而吁  
一節深一節王聞而求賢審官之念不勃然生哉又爾

雅注引此句吁作吁長目遠望也蓋望賢者之來而解  
吾思也尤有味范景文云四矣字亦是亂辭其音方終

不更遲之又久也晉束皙讀書賦云  
讀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則孝子悲

# 卷耳四章章四句

子貢傳謂文王遣使求賢而閔  
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申培

說亦云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今觀章首二句采耳乃中饋之業懿筐亦女執之器其必非文王語明矣朱子則以此詩亦后妃所自作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意謂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羣里拘幽之日而有此詩則恐鄙事非后妃所執大路非后妃所遵而更復登山飲酒乘馬攜僕何其言之不倫一至于此縱極贊為增伉儷之重得性情之正而其為義亦小矣若靈山王氏直以為勞滕妾之歸寧而作無稽斯甚又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時詩亦不足信

鹿鳴文王燕羣臣嘉賓之詩

出陳暢樂書周本紀云公季李卒子昌

立是為文王篤仁敬老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意即鹿鳴南山有臺諸詩之所為

作也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  
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乃得盡其心矣孔  
叢子引孔子之言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而儀  
禮註則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誥道脩  
德之樂歌左傳叔孫豹如晉晉悼公享之工歌鹿鳴  
之三三拜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鹿鳴君之所以嘉  
先君之好也故不拜嘉又儀禮于燕禮鄉飲酒禮皆  
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注謂歌鹿鳴取嘉賓示善道  
又樂其明昭之德可則倣也四牡取其勤勞王事忠  
孝之至以勞賓皇華取自以不及欲諮謀賢知自光  
明謂之升歌三終大射禮亦歌鹿鳴三終大戴記投  
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鹿鳴狸首鵲巢  
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劉公瑾云凡上下通用之  
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  
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朱傳因之以為  
此燕饗賓客之詩郝敬云此詩初本燕羣臣嘉賓作

猶闕睢本后妃之德雖鄉射燕禮用之未可遂為鄉射燕禮之樂歌也又按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云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章潢云觀鹿鳴之詩後世燕射上下通用無非示人尊賢求教之意

呦呦鹿鳴

庚韻以下二章例之則此句非韻

食野之苹

庚韻

我有嘉賓鼓

瑟吹笙

庚韻

吹笙鼓簧

陽韻

承筐

豐氏本作

是將

叶陽韻

人之

資良翻

之

好聲我示

鄭玄本作

我周行

叶陽韻

文云鹿鳴聲也

興也

非一鹿故

說

曰呦呦許慎云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陸佃云鹿性

警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蓋鹿萃善走者分背而

次定四章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

十四

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而毛詩草蟲經曰鹿飲食皆鳴相召志不忌也周官曰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正以鹿皮為之蓋取諸此易林云白鹿鳴呦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革爾雅云蘋蕭也郭璞云今蘋蒿也陸璣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毛傳說文皆以為萍按萍乃水中所浮者非野所生非鹿所食故鄭箋不從而羅願駁之以為古人以水草之交為麋則麋鹿亦食水草今鹿豕多就水傍食又人家養豕皆以萍食之何嫌于鹿不食乎愚謂羅說非也考爾雅先云萍萍又云萍蘋蕭萍草字異實非一物安得混萍為萍乎又唐德宗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問宰臣詩食野之萍萍是何草楊珣以爾雅蘋蕭為對上曰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蘋蕭今按詩疏中都無此語不知何出野有萍而羣鹿相呼以食之以興君有禮而衆嘉賓相率以趨之古語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此意也舊說以鹿呼同類如

君呼臣子似不成義理家語孔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陸賈云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劉晔云夫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咏以為美談奚况人之有善而可棄乎按昔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詩之可以興如此我主人自謂也嘉善也嘉賓謂所燕之客孔穎達云燕禮于客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散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總為賓也燕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惟迎之為異其燕皆與臣同按序以羣臣嘉賓對言則似謂羣臣為本國之臣嘉賓為四方之賓然詩不言羣臣惟言嘉賓則總謂羣臣為嘉賓待臣之厚也朱子曰于朝曰君臣焉于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于此見矣鼓嚴粲云動也謂動其聲也陳暘云爾雅曰所以鼓枕謂之止所以鼓斂謂之斂徒鼓鍾謂之脩徒鼓

磬謂之蹇繇是觀之凡所以作樂者古人皆以為鼓則所以作琴瑟笙簧謂之鼓不亦可乎又按易亦以擊缶為鼓缶瑟解見闕雅篇笙說文云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又劉熙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也世本云隨作笙未詳何代人禮記云女媧之笙簧張揖云以匏為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爾雅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巢風俗通作巢郭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言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也許氏云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有長短之制法象鳳皇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大者名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小者名和以大者倡則小者和也按笙以匏竹合而成聲而在八音中獨以匏稱者蓋所重在匏也唐協律郎劉琚作大樂令壁記謂女媧氏列管于匏以應立春今以木易匏而漆之無匏音矣惟荆梁之南尚仍古制鼓瑟吹笙即燕樂也瑟在堂上笙在堂下古者主人三獻禮成之後而樂作記所謂凡

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故作樂以樂之燕禮篇云小臣納  
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絃右手相入  
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  
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  
間歌魚麗笙繇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繇儀儀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按小臣相工者也工四人謂  
二瑟二歌也左何瑟以左肩擔瑟也面鼓謂可鼓者在  
前也越瑟底孔也內絃以瑟絃側向身也右手相以右  
手扶轡也授瑟相者以瑟授瑟工也間歌者謂堂上堂  
下一歌一吹更迭而作也笙以笙吹詩也先鼓瑟而後  
吹笙故詩言之序云爾重言吹笙者引下鼓箏之文也  
箏笙中之箏解見君子陽陽篇嚴云吹笙則動其箏而  
發聲承藉也筐篚屬承之以筐指幣帛言書曰篚厥玄  
黃是也將奉也孔云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  
飽之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兒熹謂周語云先王之

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  
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朱子云君臣之  
分以嚴為主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于嚴敬則情或  
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制  
為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人  
指嘉賓也好猶愛也人之好我指平日言示垂示也垂  
象示人之示孔云古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  
後世作字目視物以示儆見示人物作單示字周說文  
云密也行毛傳云列也與卷耳篇同解以衆賓與燕者  
森然在列亦謂之周行言我之於嘉賓既有琴瑟以樂  
之又 有幣帛以將之矣彼嘉賓固素愛我者庶乎當此  
時而有以示我于濟濟行列之中乎萬時華云嘉賓素  
有忠愛之心而情適于燕樂之時庶幾志意舒展言語  
得盡若君以燕享結其臣之歡心則非所以為君臣因  
君之燕享而後輸好我之忱亦非所以為臣矣嚴云以  
告我者為相愛蓋道之使言也禮記子曰私惠不歸德

君子不自留焉引此詩言人有私惠于我而不合于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于已也朱子云蓋所求于羣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

呦呦鹿

鳴食野之蒿

豪韻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叶豪韻

豐氏本

民不忼

叶豪韻魯刀翻左傳說文中論豐本俱作能

君子是則是傲

叶豪韻何高翻

中論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豪叶

興也蒿爾雅說文皆云蔽也郭璞云今

人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蔽陸璣云青蒿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蔽也本或云牡蒿者牡衍字牡蒿乃是蔚非蒿也陸佃云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

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  
人所用以此為勝又爾雅云藜之醜秋為蒿則藜蕭我  
之類至秋老成通名為蒿德音善言也與上章示我周  
行相應孔甚昭明也此言嘉賓教益于我皆有德之言  
甚昭明也肅謂此作樂坐燕之後而復行旅酬之禮時  
也鄉射禮云古者于旅也語疏義云賓道之初禮樂方  
盛言語則慢矣迨至旅酬則禮已成樂已備于是而語  
乃無嫌也視民曹氏云與視民如傷同義恍輕薄也其  
視民也不敢以輕薄之意視之故其所言無非造福民  
生之言君子贊美嘉賓也則法倣學也言嘉賓以不怵  
之德而形為孔昭之音信乎其為君子而我當尊所聞  
而師法之也此二句解依左傳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  
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  
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  
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又昭七年公至自楚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仲尼曰

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微孟僖子可則微已矣式用也燕通作宴說文云安也按賈逵曰不脫履升堂曰宴安之意也左傳云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敦毛云遊也嚴云言其禮之從容也我與之燕飲而教遊庶乎從容款洽而有磨礱

浸潤之益非徒遊燕而已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韻侵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韻侵

鼓瑟鼓琴

上同

和樂

音絡

且湛

韻侵

韻持林翻指家君諱也說文本作堪釋文作耽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韻侵

興也芩草名陸璣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之羅願云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芩今藟蒿始生香可食二曰蒿蒿甚香三曰芩芩亦香草蓋草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類食之義琴解見闕雅篇陳暘云願天下之和者樂也窮樂之趣者琴也八音以絲為君絲又以琴為君此爾雅既釋五音即次以琴而

必先言瑟者瑟與琴相須為用異于琴者以絃分而音細耳故四代之樂大琴必配以大瑟中琴必配以小瑟又禮瞽矇掌鼓琴瑟詩鼓瑟鼓琴書琴瑟以詠大傳大琴大瑟皆並言之蓋古制也然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瑟燕禮小臣左何瑟樂記清廟之瑟詩並坐鼓瑟何不日鼓瑟皆不及琴者以瑟見琴也又云文王之燕羣臣嘉賓始則鼓瑟吹笙吹笙鼓簧者以其樂主盈遇之之誠有加而無已也終則鼓瑟鼓琴先瑟而後琴者以反為文示其有常而無變也肅謂首章言鼓瑟吹笙至此復言鼓瑟鼓琴者蓋旅酬將終作無算樂之時也先是作樂樂賓之後君命曰以我安言以我故安坐也皆對曰諾敢不安既而君曰無不醉命盡醉也皆興對曰諾敢不醉于是旅酬禮畢無算爵言以醉為節不限數也公有命徹幕公尊有幕今徹之示欲罄此尊意勤厚也然後皆升堂反坐無算樂向者獻酬有節笙歌間合皆三終今日無算不拘三也此詩鼓瑟鼓琴重言義或因

此及宵執燭奏陔夏而後出鄧元錫云終之以樂成之以禮愛敬交通拜坐互起既腆厥終復惟其始此古者君禮臣臣事君一體相待而成之道也耽通作堪說文云樂也愚按字久甚蓋言樂之甚也燕樂燕而樂也嚴云言非徒養其氣體也偕之燕飲以樂其心庶其罄竭而無隱耳蓋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絕有不可得者非為必待燕而後盡其心也毛云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陸化熙云心字最重盛世所以地天交泰堂簾不隔而絕無忌諱者正為君心與臣心合而為一耳馮時可云但欲燕樂其心而不敢為再三之瀆其尊之也至矣又范祖禹云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賓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夫昏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子貢傳云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申培說則云鹿

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皆燕賢者而詞有重輕敬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愚按以此詩專為燕賓師作亦臆度之說又王應麟云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云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陳陽樂書引古琴曲謂周大臣傷時在位而作王符云忽養賢而鹿鳴思又或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時詩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又按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云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黃佐云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

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競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舊史之徒例能歌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樂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又不肄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大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命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笙入三終以贊之然後間歌合樂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無所

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鹿鳴一篇又絕無傳後世不復聞詩矣

南山有臺文王養老之詩

尚書大傳云齊宣王問于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

義為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于家六十者杖于鄉七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八十者杖于朝見君揖杖君曰趨見客無俟朝以朝乘車輜輪御為僕送至于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趨見母俟朝以朝車送之舍太子重鄉養卜筮巫醫御于前祝咽祝哽以食乘車輜輪胥與就膳徹送至于家居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于四海此文王之治岐也君如欲行孝弟之大義盍反文王之治岐按文王立教最重養老禮文王世子篇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玄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視學則遂養老又孔穎達謂月令

季春大合樂亦在其中此皆因視學而養老者也至其教世子也亦然曰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故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文王之善養老其見于經傳者如此南山有臺之篇據鄉飲酒禮燕禮笙入而後皆間歌此詩則周公未作儀禮之前已有之故朱子以為燕饗通用之樂歌而其首二章則祝君子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末二章則又贊之曰遐不眉壽遐不黃耇此非為養老發詠而何

南山有臺

叶文韻田飴翻穆天子傳作甦北山有萊

叶

韻陵樂音絡

後同

只左傳

君子邦家之基

支韻

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

支韻

興也

南山北山皆據周地而言左右前後

之况也臺萊皆艸名爾雅云臺夫須陸璣云舊說

夫須莎草也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簦笠都人士詩云臺

笠是也陸佃云又可以為簦疏而無溫故莎从沙與內

司服所謂沙同意嚴粲云以莎艸為衣則謂之簦莎為

艸名簦為衣名羅願以臺與莎為兩物云臺者沙艸可

為衣以禦雨編之若甲毯毯而垂故雨順注而下然或

藉而臥則不能隔雨名曰夫須蓋匹夫所須也莎莖葉

都似三稜根若附子周匝多毛人謂之香附子一名雀

頭香招隱云青莎雜樹分蘋草蘼靡蘋與莎相似但以

大小為異陶隱居以為古人詩多用之而無識者河中

府有綠莎廳晏元獻公庭莎記曰是艸耐水旱樂延蔓

雖拔心墮葉弗之絕也按爾雅云臺夫須又云蒿侯莎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疏云蒿即莎別名侯維也猶語辭也說文又訓莎云鎬

侯也據此則臺與莎自是兩物羅說是也朱子以臺為  
即莎草而大全又引本草曰其實名香附子又似此臺  
即羅氏之所謂莎者但未知羅氏所言沙州其形狀何  
似一說臺一名山莎而夏小正曰蒿也者莎藹也通作  
沙藹亦名地毛見廣雅則爾雅之所云蒿侯莎者乃以  
莎藹二字為名不單名莎且得地毛之名疑羅所云然  
若附子周而多毛者形若近之而臺既一名山莎故舊  
說謂之莎草或即青莎綠莎之類耳萊說文云蔓華也  
通作釐爾雅所謂釐蔓華是也郭璞云一名蒙華又朱  
子云其葉香可食陸璣云今兗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  
蒸按朱陸所云未審即蔓華否然以意類之莎既樂延  
蔓而萊亦名蔓華則二草皆蔓生屬也又原始云萊即  
梨也一名落帚初生葉可食大則為樹可為杖未知是  
否歐陽脩云高山多草木如周多賢才殷大白云山以  
草木為毛髮國以賢才為羽儀樂只君子言君子有令  
德可令人愛樂也鄭玄云只之言是也君子通羣老之

為賓客者言之以此詩五章各舉南北山草木起興可知其非一老也基說文云牆始也基固則牆安邦家之基即邦家賴以鞏固之謂以臺萊為興者取其附地而生蔓延愈速或又可以為杖有得其基籍之象焉又羅云詩雅言得賢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凡詠八物以臺為首蓋禦雨之具雖至微然非平日預知其所在蓄以待之則一旦欲用索之而不得故特宜先備亦猶賢者之不可不先蓄也越王句踐棲于會稽之上求謀士退吳者大夫種進對曰臣聞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車水則資舟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于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是古者蓄簑笠以備患比之賢者之待難矣陸佃云萊可食臺可覆賢者之類也故曰邦家之基又云臺可覆以象庇下之臣萊可食以象濟難之臣左襄二十四年鄭子產寓書于韓宣子曰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  
丘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  
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愚按傳意以國安則可樂故曰  
求樂此與詩解異期限也萬壽無期言壽自此至于萬  
年尚未有期限也嚴云有期則有時而止劉公瑾云或  
疑賓客不足以當萬壽之語愚謂當時賓客客有爵齒  
俱尊足當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  
壽萬年又況古器物銘所謂用斲萬壽用斲眉壽萬  
年無疆邇其眉壽萬年無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  
此詩以萬壽祝賓庸何傷乎愚按此詩為養老作先  
美其德而後祝其壽期南山有桑陽韻北山有楊

韻

北山有楊

陽韻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陽韻

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陽韻

興

也典述云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蟲食葉為文章  
格物論云桑樹大者數圍高一二丈許皮癯枝幹條  
疎春正二月抽條發葉大者盈尺有刻缺面深綠而  
光楊解見采薇篇與柳相似枝條揚起者曰楊陸佃  
云鬱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貢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基所以安也光所以榮也輔廣  
云首章美其可以為邦家之基本所謂治生乎君子  
賢者為國之損幹也次章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  
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陸化熙云邦  
家之基之光直指其德非言德足以基之顯之也疆  
界也期以時言疆以地言  
總是言其未有限量之意

南山有杞

紙韻

北山有李

紙韻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叶紙韻  
母鄙翻

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紙韻

棘下愚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即是

枸櫞也根葉莖子皆可食令人輕身益氣解見四牡篇  
李木之多子者解見何彼瓊矣篇陸佃云李性頗難老  
老雖枝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詩曰投我以桃報  
之以李杞李皆可食取其養人故以興民之父母父母  
子之所賴以養者也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前言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猶虛  
虛贊美之詞此正指其德之實足為人所利賴耳有德  
之言曰德音鹿鳴篇德音孔昭是也後放此已說文云  
止也古者養老有乞言合語之禮內則篇云凡養老五  
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  
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徵其禮皆有  
惇史文王世子篇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  
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  
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  
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按乞言者從之求善言合語者酢酬而合語君子有蘊

藉足以父母斯民當其就養之時  
疊談說曾無解倦故曰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

叶有韻去

九北山有扭

有韻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有韻

樂只君子德音

是茂

叶有韻莫口翻

與也栲扭解俱見山有樞篇栲

為弓幹栲可為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又陸佃云栲可之言何蓋音近也眉壽毛傳云秀眉也劉公瑾云醫書以眉毛過垂眼下者為壽長嚴云秀眉壽證也愚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願其後日之辭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美其今日之辭也茂者艸豐盛之義德音之多亦如之故曰是茂蓋期望過此以往愈得聞君子之善言也

南山有枸

虞韻

北山有桵

叶虞韻勇主翻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

叶虞韻讀如古果五翻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叶虞韻後五翻興也枸毛傳云杞枸也

陸璣云其狀如櫨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  
理白可為匾板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  
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  
木蜜古語云杞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本  
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  
本草注云其樹徑尺葉如桑拓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  
其端人皆食之詩詒云枸木在處有之其子生枝端  
折歧出狀如枏拱土人謂枏拱木此木誤入酒能使酒  
化如水味本草云木蜜樹生南方枝葉俱可噉如飴古  
今注云一名樹蜜一名木錫實形卷曲核在實外亦名  
白石白實木實木石一名機枸子朱子云建陽謂之皆  
拱子吾鄉呼為魚勾味甘而解酒毒李善注宋玉風賦  
杞句來巢云橘踰淮為杞句曲也以舊說考之句當通  
作枸李解似誤孔云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枸又通  
作規廣韻云杞規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古者人君  
燕食所加庶羞凡三十一物其果則有菱規曲禮云梲

人之摯楓榛疏云楓卽今之白石李也鄭玄云今邳邳之間食其實亦名支枸又名厲漢脚指戴侗云以其實似指也人亦取以代飴作餐椈爾雅云鼠梓也郭璞云楸屬今江東有虎梓陸璣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濕時脫燥時堅集韻云似山楸而黑曹居易云椈宮室之良材也嚴云臺萊桑楊杞李栲栳枸椈多其名者喻賢之多而皆有用也陸佃云得賢之盛若栲栳枸椈高大以不朽成乎山則至矣愚按此章所以取興枸椈者不徒取高大堅久之義枸可代飴所以為養椈可構宮室所以為安末句云保艾爾後保之為義則安也艾之為義則養也詩之興意殆兼為是與黃毛云黃髮也舍人云老人髮白復黃也耆說文云老人面凍黎色若浮垢者方言云汝穎梁宋之間謂養為艾後後日也自此以後壽尚未有窮期故曰保艾爾後蓋申祝之辭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穆天子傳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壬辰祭公飲天

子酒乃歌陶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臺乃紹宴舊說疑為即南山有臺之篇但古字難曉耳左襄三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按燕禮既間歌此二詩而魯之君臣復舉此二詩為賦何也豈禮之行亦有異耶序以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鄒忠肅駁之云序以南有嘉魚為樂與賢此篇為樂得賢不過更一字以為異其實無甚意義朱子亦謂看詩便有感發人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時儒解殺了如南山有臺之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至若子貢傳以為大臣所以報王申培說以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此不過因詩中有萬壽二語疑謂非

頌祝臣下之詞耳果爾則周穆魯襄之饗臣皆不宜賦此詩矣

伐木文王季冬大飲三族也

月令季冬之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鄭玄注云

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于大寢以綏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唐禮志貞觀中顏師古議明堂曰文王居明堂之禮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與月令合黃子道周云夫是季冬之月不言合族也而於合吹言合族者蓋合族在於是矣詩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謂歲暮禮闋王者乃暇也愚按先是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季冬命四監收秩薪柴所謂草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者合之歲暮飲湑之說伐木之詩信為此事詠矣鄭註撫王居明堂禮而師古指王為文王必

有所據玉海引逸周書云文王召發于明堂而淮南  
子亦云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  
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是則文王果嘗居明堂益徵  
顏監之不紊也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烹太牢以飲  
賓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几設而不倚依尊卑為  
獻數畢而止食禮無樂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  
禮以食為主燕禮牲用狗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  
酒其爵無筭也其樂無筭也此詩言有肥牡有肥豕  
是用太牢則同于饗言有酒肴我無酒醑我是無筭爵言  
有殽則同于食言有酒肴我無酒醑我是無筭爵言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是無筭樂則同于燕兼是三者  
而有之蓋禮之盛也故月令謂之大合吹而鄭註謂  
之大飲至其末章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則又命國  
人皆合三族之事也三族有二義其一謂父子及身  
則小記云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也其一謂父族及  
母族妻族也是詩有以速諸舅之言則當從後義國

君行此禮則君子說國人皆行此禮則小人樂故序  
以此詩為燕朋友故舊也而復申之曰自天子以至  
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  
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蓋其意似亦有窺于此

伐木丁丁

叶庚韻  
中莖翻

鳥鳴嚶嚶

庚韻

出自幽谷

屋韻

遷于喬木

屋韻嚶其鳴

庚韻

矣求其友聲

庚韻

相去

彼鳥矣猶求友聲

上同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庚韻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庚韻

興也伐斫也

丁之言當蓋音近也謂施斧與木相當也重言丁丁者  
見其非一伐也嚶說文云鳥鳴也重言嚶嚶者鄭玄云  
兩鳥聲也幽說文云隱也谷兩山間流水之道也遷說  
文云登也爾雅云木上勾曰喬歐陽脩云考詩之義是  
為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  
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人在人也可不

求其友乎張氏云詩人多相因之辭如伐木而感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愚按此總即一時所見以起興首章取鳥鳴後二章取伐木寓意則一徐幹云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于善道者也孟子云吾聞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嚶其鳴矣專指求友之鳥而言此嚶然而鳴者乃是求其友之聲若此鳥鳴而又有彼鳥以應之則為嚶嚶也矧說文云况也字从矢从引取詞之所之如矢也求友生者求友以生迫切之辭也羽族微類猶必呼其羣以擇所安况人有知而可不取資于朋友以期生全乎友之於人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救皆胥匡以生之道也神謂鬼神聽猶鑒也終者久要之意程子云和謂相好平謂不變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乃誓神明心之語承上文言人不可不求友故盟之于神願終久相與和好

而不變也范祖禹云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為不欺矣真德秀云玩其詩只見為人之求友而不為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臨之分故也此章首提朋友之當篤後第二章舉朋友中之尊者為言第三伐木許許語韻說文豐氏本俱作所

所醕酒有藇語韻

既有肥羜語韻以速諸父許喜與翻

寧

適不來微我弗顧叶語韻讀如

於烏粲洒埽叶有韻

陳

饋八簋叶有韻已有翻說文云古作匭徐錯云九聲也

既有肥牡有韻以速諸舅韻

舅

有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有韻

興也此下二章皆以伐木起興程子云山中伐木非一

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况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

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劉敞云伐木必求助  
于人况任天下之事事多重于伐木者乎許許朱子云  
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翟煎對梁王曰舉良木者前呼  
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按邪許呂覽又作  
興謗蓋其聲相近耳說文作所所云伐木聲也醺說文  
云下酒也徐鍇云猶簾也簾取之也章懷太子云猶漚  
也陸德明云謂以筐盪酒朱子云漚之而去其糟也毛  
傳云以筐曰醺以藪曰漚孔穎達云筐竹器也藪草也  
醺酒者或用筐或用草用草者用茅也左傳爾貢苞茅  
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說文無燕字當通作與  
黨與也此句屬伐木之衆人言蓋伐木必湏力故人皆  
醺酒以助力各有黨與也亦借以興燕飲之意蘇轍云  
伐木至小矣而猶湏友故君子于其閒暇而飲食以燕  
樂之所以求其驩心也爾雅云未成羊曰黔說文云五  
月成羔也羅願云說文稱五月生似謂仲夏所生按齊  
民要術五月六月七月生者兩熱相仍惡中之甚以速

諸父不應用此當是生及五月者爾陸佃云字从宁宁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速爾雅云徵也易不速之客儀禮乃速客皆謂相呼召也亦欲其亟來之意毛云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曰寧曰微皆意中猜忖之辭寧猶宜也寧適不來慮其適然有故而不來也微之言無亦音近也顧念也微我弗顧慮其無乃不我肯顧也於朱子云嘆辭粲通作爍說文云爍爛明滯貌洒滌埽棄也俱見說文謂以水濕地而拚除之也陳通作灂說文云列也周禮註云進食于尊曰饋孔云粲然洒埽其室庭陳飲食之饋八簋朱子云器之盛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璅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又按祭統云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是則八簋乃國家祭禮而今用以陳饋蓋尊敬之至也杜說文云畜父也孔穎達以為肥豕之牡者羅願則云諸父用豕豕則小羊諸舅用牡牡乃大牛禮隆殺不同者豕乃食禮義親而禮數牡乃享禮意重而

禮厚所以待諸父與諸舅各有所宜也禮記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禮之稱者皆如此陸佃云既有肥羜而後言既有肥牡則其禮有加而無已愚按醢酒酒埽陳饋羶牡皆一時事互文以相通耳先言諸父後言諸舅親疎之序也咎毛傳云過也鄧元錫云以速諸父舅而不來也寧其適然他有故而不來乎將無我弗顧我有咎而不來自反深而望切矣舊說謂但欲盡其在我若彼之來不來於我無與則是假一速以塞責而已詩中

伐木于阪

叶銑韻  
孚鬱翻

醢酒有衍

銑韻

亦叶先韻  
夷然翻

籩豆有踐

銑韻

兄弟無遠

叶銑韻讀如蟪於殄  
翻亦叶先韻於圓翻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先韻亦叶銑  
韻以淺翻

有酒湑

叶虞韻讀如  
數與主翻釋

文作

我無酒酤

叶虞韻  
果五翻

我坎坎

說文

鼓

虞韻說  
文作舞

我蹲蹲

釋文說文

舞麇

韻

我迨我暇矣飲此滑

上

矣

興也

說文云

俱作樽

坡者曰坂折

木已畢而置之於從高臨卑之地將有所移而用之也

衍嚴粲云水溢也言醴酒之多也工竣則相與飲酒以樂之與次章之以酒助力者不同矣迨暇飲滑意亦如是蓬豆有踐解見伐柯篇兄弟朱子云朋友之同儕者兼同姓異姓言先諸父諸舅而後言兄弟者尊卑之序也無遠欲其無相遠也即不我遐棄之謂真德秀云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為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民之失德二句是比方之詞蓋即常情之小失以喚起上當篤友也失德只就自處言顏師古云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乾餼二物皆食之薄者也王制乾豆注云乾謂腊之以為豆實疏云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鵠先乾其肉徐鍇云今人謂飯乾為餼詩乃褻餼糧是也愆說文云過也即失德之愆程子云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朋友故舊之禮至乾餼不相

及鄧云乾餼之愆也非薄物細故之失已也禮無不體失禮是失德也德何敢失也漢書宣帝詔曰夫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或擅為苛禁禁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繇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餼以愆薛宣疏亦引此云鄉黨闕于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哀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繇此也有酒以下六句極言禮意之真切友情之親厚如此不出上三段設燕意而瀉情更為親切滑說文毛傳皆云舊酒也舊音縮陸云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泚之而去其糟也酤說文毛傳皆云一宿酒也徐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鷄鳴酒是也言或儲之平日或造之近時母使其或不足于供也或通作厝厝者買也亦通作沽論語沽酒市脯不食尸子云沽者知酒之多少是也黃佐云漢食貨志曰詩云無酒酤我而論語云沽酒不食二者似相反也夫詩處承平之

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哀周之世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愚詳詩之所云特設言之以見其相愛之情耳非必無酒縱使無酒猶當為我酤買之篤于朋友不以有無為辭也下文言飲此滑知不待酤也坎通作鑿說文云舞也解見宛丘篇重言坎坎者舞之不已也擊鼓以為舞節故陳風曰坎其擊鼓而此亦曰坎坎鼓我也蹲通作蹲偏旁从士說文云士舞也重言蹲蹲者見非一人之舞也蕪云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陳暘云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古者作樂始於鼓以作其聲終於舞以動其容坎坎鼓我則發諸聲音而以反為文也蹲蹲舞我則形諸動靜而蹈厲有節也人道性術之變盡于此矣文王燕朋友故舊而為樂至此亦仁之至義之盡也通章言我皆主人自我舊說謂滑我酤我鼓我舞我為古人倒句文法非也讀者當于滑酤鼓舞字畧斷言有酒而令人滑之者我也無酒而令人酤之者我也命人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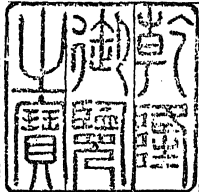
坎而鼓之者我也命人蹲蹲而舞之者我也孔云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知此非自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故舊燕樂不當親舞也若言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迨本作逮說文云及也有汲汲皇皇之意暇說文云閒也歲終而事閒也飲此清者飲此所湑之酒也鄧云鹿鳴之辭篤而敬伐木之辭和而親

###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鄭本作伐木六章章六句劉氏云此詩每章首輒云伐

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朱子從之豐氏本亦同朱傳以為燕朋友故舊子貢傳以為燕賢申培說以為天子燕友之歌皆不能知此詩所用之地若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蓋因詩中有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之語遂以為刺詩耳細玩詩中無刺

意也而太平御覽初學記古樂志及文選注皆云  
饑者歌食勞者歌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  
文此本韓詩之  
說然其義小矣



詩經世本古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葉岐鳳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七

殷帝乙之世詩五篇

明何楷撰

草蟲思南仲也南仲以王命城朔方遂伐西戎其室

家思念之而作此詩篇中要六語與出車篇全同

也是又疑此詩謂即六笙詩中之南陔按儀禮燕禮篇大夫皆就席後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

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笙入立于縣中秦南陔白

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樂正曰正歌備乃降復位鄉飲酒禮篇奠解後設席于堂廡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工于西階上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此二禮作樂樂賓之儀節大略也其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序皆以為有其義而亡其辭所謂有其義者序謂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繇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又云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

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所謂亡其辭則諸儒說各不同鄭玄謂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朱子謂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商飭亦云所謂亡其辭今論語亡字皆讀為無字謂此六詩於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耳此歌與笙之異也董氏之說亦然呂祖謙嚴粲頗不然其說呂之言云笙入有聲無詩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之言云樂以人聲為主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繇有其義矣序本因其辭以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存耳黃震兩辨之

其辨呂云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  
禮不言歌則南陵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  
其辨嚴云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  
存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  
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  
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又王質云唐有上柱鳳雛  
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亦有聲無辭其說皆  
與朱子合而顧起元說略則又云笙詩有辭有聲如  
其有聲無辭宜曰笙調不云笙詩燕禮升歌鹿鳴下  
管新宮新宮令亡宋公享公孫昭子賦新宮將謂管  
亦有聲無辭耶笙詩之亡猶管詩之亡也書曰琴瑟  
以詠笙鏞以間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皆有詩也  
歌詠之聲依之律和之自后夔以來未之有改也是  
故升歌三終鹿鳴三詩也笙入三終南陵三詩也間  
歌三終魚麗由庚六詩也合樂終則二南六詩衆聲  
偕作矣於是工告樂正曰正樂備皆謂之歌而可謂

之有聲無辭耶凡樂四節首節歌也比歌以瑟也二節笙也輔笙以磬也三節歌笙相禪也四節鄉樂也凡樂四節為詩十八篇皆有聲有辭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以上諸家持論翻駁各有義理惟是果無其辭則序不應知其義既云有其義則又豈無一二傳其辭此終是可疑竊謂詩辭縱遂亡序義未必真也及晉時束皙與同業疇人肄脩鄉飲之禮於是依附序義補著其文以綴舊制而鄭樵劉辰翁輩皆非之以為無謂云間竊以愚意測之詩序所次篇目合六笙詩共三百一十一篇後人相傳以為定本而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及讖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鈴其傳自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刪存定數未嘗有三百一十一篇也抑微獨史記諸書而已當孔子未錄商頌之時所

刪周家之詩篇始于周南而以魯頌為殿亦只有三百篇耳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者全詩之數思無邪者殿卷之語也其後以已為殿人復錄商頌五篇綴于魯頌之後合之始有三百五篇然則三百五篇之為夫子刪存定數審矣烏自而虛懸有六笙詩之名以為三百一十一篇乎蓋緣漢儒見儀禮有此篇名謂諸詩皆已見經不應此六詩獨無輒便攬入于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間俾以類相從而又復竄弁序語俾與諸詩一例大抵皆屬託非初本也若夫儀禮所取斷不為夫子所刪而經夫子刪後之詩其存者惟有三百五篇而已則六笙詩何得不在其內故愚謂六詩具存特因笙奏曲名與詩篇互異遂致此誤亦猶斯干之詩以管奏之則別名新宮時邁離諸詩以鐘鼓奏之則別名九夏也六詩伊何南陔即草蟲也二章三章皆有陟彼南山之語故曰南陔陔者隴也謂南山之隴也白華即

采薇也其四章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常者常棣也  
常棣者白棣也隱常棣之名而著其色曰白華也華  
忝即出車也其四章曰昔我往矣忝稷方華此則摘  
字為名如漢廣之類其尤昭晰者也三詩皆言為君  
宣力之事故於燕禮鄉飲酒禮奏之使凡在席之臣  
聞而知勸亦與歌四牡皇皇者華同意者也由庚即  
吉日也以吉日庚午取之禮歌魚麗則笙由庚謂燕  
饗之物無所不備水產有魚陸產有麀鹿有貍咒鴈  
誠盡禮之至也崇丘即繇蠻也以丘阿丘隅丘側取  
之禮歌南有嘉魚則笙崇丘謂上之人志在得賢必  
有後車之載而後足慰翩離之思望諸侯貢士賓王  
也由儀即菁菁者莪也以樂且有儀取之禮歌南山  
有臺則笙由儀古者養老必于太學凡視學必養老  
一以崇憲乞一以儲俊造是教化之大者也夫故燕  
禮鄉飲酒禮均有取焉爾也

要要草

豐氏本

蟲

東韻釋文云

趯趯阜

爾雅注作

蚤

東韻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東韻豐

亦既見止

豐本作

亦既

觀

爾雅

止

豐本作只下同後漢書

我心則降

叶東韻胡

也說文無要字當通作要要本身腰之腰借為約束之義徐鍇云腰為中闕所以自臼持是也此草蟲言要者

蓋象其結束精悍之形不然則疑噤字之誤噤之為言疾也與趯同意重言之者非一之辭趯趯倣此草蟲郭

璞云常羊也陸璣云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艸中作聲趯說文云踊也阜螽李巡云蝗子也陸璣云

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騰陸佃云今謂之螬蟻示跳示飛飛不能遠許慎以為蝗螽蔡邕以為螽蝗

明是一物方言云宋魏之間謂之蚻南楚之外謂之螻蟻或謂之蟻或謂之螻按螽之族厥類實繁爾雅云螽蟻

紀叶  
劣屑  
翻韻

韻屑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說

屑韻音悅  
鼈也通志云

賦也南山周終南山也  
陸璣云山菜也初生似蒜

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佃云初生無葉可食狀如大雀  
拳足又如其足之麗也故名歲周秦曰蕨齊魯曰鼈俗

云初生者亦類鼈脚故曰鼈廣雅以為紫萁非也羅願  
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今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

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敷披人誌之謂之  
蕨基戴侗云其根掘而擣之取粉可食凶年以御飢謂之

之烏味亦謂烏楸格物論云二三月采山中人作茹食  
之惛說文云憂也戴侗云憂結貌按惛字右施殺殺者

綴聯之義戴說可信說許慎云釋也陸佃云降所以反  
惛惛說所以反惛惛惛言中而不下也惛惛言綴而

不解也降下也說解也又說苑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  
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

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惛惛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亦

斷章  
取義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叶支韻  
靡為翻

未見君子我心傷

悲支韻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支韻

賦也薇陸璣云山菜也莖葉

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  
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氏云薇今之野豌豆苗也  
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元脩菜是也一名金櫻芽季  
本云薇似蕨而差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莊子所謂  
迷陽是也山間人謂之迷蕨陸佃云薇似藿菜之微者  
也故禮芼豕以薇記曰銅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程大  
昌云山中極多味苦以芼火肉最相諧宜其苗春則盛  
發至秋老硬然不萎死雖雪中亦可采也詩註又名苦  
盆三秦記云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  
而死按爾雅薇垂水疏謂草生于水濱而枝葉垂于水  
者曰薇今詩言山有薇薇又言上山採薇恐非此草也  
據本草薇有二種生水旁葉似萍者薇也生平原川谷

似枌葉者白薇也此當為白薇耳夷說文云平也嚴粲云人喜悅則心平夷謝云惓惓憂之深不止于忡忡矣傷則惓然而痛悲則無聲而哀不止于惓惓此未見之憂一節繁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悅則喜動于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愚按張衡謂大火流草蟲鳴然則草蟲鳴阜螽躍深秋候也四月之詩以山有蕨薇並言而此詩言采薇又言采薇蕨薇皆二月三月所采而言蕨者常在薇先則蕨之生當稍先于薇總之在初春時耳南仲以深秋伐西戎至春日遲遲而始奏凱以歸其節序物候恰與此合則其為室家思念南仲之詩無可疑者繇南仲忠義天植國爾忘家其室家之人知之深故思之切如此

草蟲三章章七句

序云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朱子謂未見能以禮自防之

意直以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按朱於詩意固為得之而不能知其

人則不過閨情之常耳有何闕係若子貢傳謂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此第依附召南以立說要無稽據申培說則云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其汎斯甚觀篇中云未見君子豈博及多賢之辭哉

出車勞還率也

序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

之難以殷王帝乙之命命南仲城朔方因伐西戎

於其還也作此詩以勞之

竹書紀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即此

詩事也按史記稱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及冢周書序云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武以昭威懷則此詩之為文王詩明矣文王作此詩以慰勞南仲故篇中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可知

非帝乙  
勞之也

我出我車

荀子作與

于彼牧

叶職韻讀如

矣

自天子所謂我

來

叶職韻六直翻

矣召彼僕夫謂之載

叶職韻節力翻

矣王事多難

去聲

維其棘

職韻矣

賦也此詩言我者不一首二章言我者文王之辭中二章言我者代為南仲之辭其

第五章言我者則代為南仲室家之辭分別觀之乃得我車我所統之戎車也文王時為西伯則西方諸侯之戎車皆其所統非必盡周車也彼主殷都而言爾雅郊外謂之牧周語國有郊牧註云放牧之地言我令人駕出我所統之戎車已至于殷都郊外之牧地蓋謂前軍之先行者也李氏云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輿于彼牧矣毛氏本荀子之說以為出車就馬于牧地然未必得詩人之意馬端

臨云古人用兵必以車戰意在聲罪致討其坐作進退  
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  
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  
為于犂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  
之中又有禮焉至塞外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  
退于是車之雍容不足當其徒之慄疾遂至舍車而用  
徒然彼長於徒我長于車捨我之長技而與角是以兵  
于敵也故必設伏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  
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  
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  
乎自從也天子指帝乙也謂命也下同謂我來者命我  
來簡發此戎車也召說文云呼也僕夫毛傳云御夫也  
載說文云乘也文王既承王命呼召已之御夫命之載  
已而歸將以料簡車徒使之尅期上道也王事王室封  
疆之事也時獵狁昆夷並起為患故曰多難棘通作輕  
說文云急也或通作亟說文云疾也戎狄秋高馬肥易

于南牧速則邊防可固緩則邊警可虞故曰維其棘矣  
觀後章城方之命則此行專以築城為事與六月出征  
不同然必成師以出者蓋不如是則恐儼狃  
聞知必未撓我之築而方不可得而城也  
我出我

車于彼郊

叶豪韻  
居勞翻

矣設此旒矣建彼旒

豪韻

矣彼旗旒斯

胡不旆旆

叶真韻  
蒲寐翻

憂心悄悄僕夫況

豐氏本  
作悅

瘁

真韻陸  
德明本

作萃賦也韋昭云國外曰郊徐鍇云按爾雅註百里  
之國十里為郊王畿千里郊當百里司馬法云王國百  
里為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白虎通云王及公  
侯必有郊者上則郊接天神下則郊接諸侯郊接鄰國  
朱子云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  
陳也毛傳云龜蛇曰旒考工記云龜蛇四旒以象營室  
疏云龜有甲象其捍難蛇無甲見人避之象其避害也  
營室北方七宿也其星象龜形又爾雅云緇廣充輻長

尋曰旂註謂以黑色之帛廣全幅長八尺屬於杠名旂蓋其制如此建立也旌注旌于旗干之首解見于旌篇鄭云設旒者屬之於干旌而建之戎車孔云此旌彼旌一言彼一言此便文耳于彼新田于此蓄畝皆此類也毛云鳥隼曰旗謂畫朱雀及隼考工記云鳥旗七旒以象鷄火也說文云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綦也有旒有旗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稱龜蛇為玄武者朱子云位在北方故曰玄武身有鱗甲故曰武陸化熙云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設旌建旌而設旗建旌已在彼牧故亟接之曰彼旗旌斯蓋因言表章而兼舉前後軍言之也胡不猶言豈不也旂旂毛云旒垂貌董氏云禮曰德車結旌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旂壬申復旂諸侯畏之則知垂旌所以為戰也按旂惟旒有之說文云繼旒之旗沛然而垂名旂此云旂旂者合旗旌飛揚之象而言與荏菹旂旂同意傳

所謂旒即四旒七旒之旒乃旌旗之末垂者嚴云繼旒  
曰旒旒以全帛為之續旒末為燕尾者名之為旒言旒  
之本體也此胡不旒旒乃飛揚之貌愚按至此則文王  
出車之事已竣可以還報天子矣然兵凶器危事目擊  
醜虜憑陵未知蕩平何日所以思之而憂心至于悄悄  
也悄悄徐鍇云憂思低小也其思多端故重言悄悄況說  
文云寒水也荒涼之意說文無瘁字當通作顛謂形容  
顛顛也僕夫況瘁則亦文王憂國之誠有以感之而然  
耳呂祖謙云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  
皆涕泣皆此意也以上二章皆文王自為敘述也 王

命南仲往城于方

陽韻

出車

史記作興

彭彭

叶陽韻通旁翻

旂旐央央

陽韻陸本作英英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同上

赫赫南仲玁狁

豐本作獫狁

于襄

陽韻

賦也首二章止言出車勤王耳未明言其  
何所命也此方以承命出車之故言之王天子也

蘇轍謂王當為文王按文王未受命安得稱王乎南仲  
此時承王命為將者即常武詩所稱也又春秋隱九年  
天王使南季來聘杜註謂南氏季字意即南仲後也城  
築城也方毛云朔方近獫狁之國也朱子云今靈夏等  
州之地曹氏云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郡縣志夏州朔  
方縣什賁故城在縣治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也詩所  
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  
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什賁之號蓋蕃語也  
鄭云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按朔方即  
今陝西寧夏衛在固原西南五百餘里有待于南仲之  
城者必翟患未肆之前常倚山河為固不待設險及獫  
狁內侵則將有決藩之勢其地始為華更要區故不得  
不為城以守耳嚴云朔方之地為獫狁所侵軼令王命  
南仲驅去獫狁以城之而已不事窮蹙之也彭通作騁  
說文云馬盛也毛云交龍為旂爾雅註云懸鈴于竿頭  
畫龍于旂上劉熙云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以

赤色為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鄭云兩龍一象其升朝  
一象其下復也孔云旂蓋南仲所建以下或載旒或載  
旗此經所陳唯旂旒旌三物而已愚按所以不再舉旗  
者旗為前軍已往前進發南仲大將當居中軍王國大  
夫視外諸侯分得建旂此時統後軍繼進故但言旂旒  
也中央通作英英鮮明之貌天子命我二句述南仲稱  
王命以令衆也呂云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  
彭彭然張其車乘中央然旂其旂旌威靈氣焰赫然動  
人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也赫赫南仲乃文王  
讚歎之詞後倣此赫說文云火赤貌以南仲之威焰如  
之故曰赫赫襄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蔡沈云駕出其上  
也按襄字訓駕當是通作驤漢書雲起龍襄又交龍襄  
首奮翼皆取襄驤通用李本云城朔方所以斷戎狄往  
來之路西戎道絕而不相犄角則可以駕馭狁而出其  
上故曰于襄程子云此章  
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麻韻  
亦叶

虞韻芳  
燕翻

令我來思雨

去聲

雪戴塗

虞韻亦叶麻韻宅  
加翻豐本作塗

王事

多難

去聲

不遑啓居

魚韻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魚韻

第三章

賦也

子命我二句述南仲之語此章則全是南仲語矣昔我往矣南仲就道時也黍稷方華方生華也鄭孔皆以為六月中時按考靈曜云春鳥星昏中中可以種稷夏火星昏中中可以種黍汜勝之云黍者暑也種者必待暑羅願云稷為首種孟春正稷之時又賈思勰云凡黍稷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夏種黍稷與植穀同時非夏者率以耨赤為候大抵植種有早晚則華實之早晚隨之非必定在六月中時方生華也孔氏但據月令有孟秋農乃登穀之文鄭解所登之穀為黍稷故以為六月華不知月令仲夏之月農既登黍矣豈盡俟孟秋乎令我來思歸而在道時也雪春雪也陸佃云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搏以

微溫搏之故也塗毛云凍釋也夏小正云春正月寒日  
滌凍塗農及雪澤孔云雪落而釋為塗泥是春凍始釋  
也鄭云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也王事多難與  
首章語意正同而此更為伐西戎起語所以至于雨雪  
載塗之時而後來歸者以西戎助獫狁為虐復承王命  
徂征自北而西歸計轉緩故不遑啓居也畏者凜凜欽  
承之意與畏罪不同簡書策命之詞也孔云古者無紙  
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當時命南仲城方因見西戎  
竊發故并命之竣事後移師往伐西戎耳左閔元年狄  
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  
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  
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同惡  
相恤意簡書中舊有此語乃諸侯所受之于天子者故  
敬仲引及之舊說不達謂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誤矣  
自王事多難而下四語其事在黍稷方華之後雨雪載  
塗之前城方已畢似可歸而猶不得歸者為將伐西戎

故耳詩之叙事變幻錯綜若此以

後章臆之其在徂秋涉冬之間乎

要  
要草豐本蟲韻

趯趯阜

豐本作阜 螽東韻豐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東韻豐 既

見君子我心則降

叶東韻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東韻 賦

也。要。要。而下六語義俱同。草蟲篇以時序考之。張衡謂  
大火流。草蟲鳴。正深秋候耳。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  
以興夫唱婦隨其象亦如此也。孔云此明在冬前晚秋  
之時。因有草蟲而為興。冬則蟲死。不得過於晚秋也。君  
子室家斥南仲之辭。我則室家自我也。朱子云室家感  
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  
心可降耳。愚按草蟲詩全同此六語。豈其詩早已聞于  
上而文王採之以入詩乎。薄發語辭。西戎昆夷也。逸周  
書言文王西距昆夷是也。亦曰犬戎伐西戎所以剪獫狁  
狁之羽翼也。此時室家雖思南仲而赫赫南仲方且薄

伐西戎若不知有其家者婦義臣忠兩得之矣曹氏云西北二虜相犄角為寇故征獫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

獫狁

春日遲遲

支韻

卉木萋萋

叶支韻此移翻

倉庚喈喈

叶支韻堅

夷

采繁祈祈

支韻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

叶支韻渠為翻

赫赫南仲

獫狁于夷

支韻知為二月也

遲遲解見七月篇卉說文云草

之總名也萋說文云草盛也通木言之者以葉盛而言詩詠梧桐亦曰萋萋又毛傳解萋萋云猶言蒼蒼

也倉庚解見七月篇喈喈解見葛覃篇祈通作祁與七月篇采繁祁祁解同執生擒也訊問也程子云其魁首

當訊問者獲得也醜說文云可惡也謂其徒黨也此訊醜皆西戎之訊醜若獫狁則第城方以備之耳未嘗有

交戰之事但既城朔方則獫狁不能乘虛為害而西戎可伐西戎既伐則有以剪獫狁之羽翼而獫狁可平事

實相因也鄭云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歐陽修云迷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夷毛云平也陸云末二句全是歸功南仲前言于襄是在朔方時不敢憑陵此言于夷則以去朔方後言便有幾世平定意輔云曰獫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畧地屠城輿尸喋血之事也鄭云獨言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 出車六章章八句

子貢傳亦云勞將率也而但以宣王之詩申培說謂宣王再

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史籀美之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南仲作南中亦繫之宣王時人又云宣王興師命將征伐獫狁詩人美大其功日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總之因常武篇有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之語遂致誤耳或又疑竹書紀宣王三年命大夫仲伐西戎謂即此南仲考史記彼乃秦

仲也何  
得相混

四牡文王勞使臣之詩

出陳暘樂書序云勞使臣

左襄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四牡君所以勞使臣  
也敢不重拜魯語則云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  
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  
曰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疏義云歌于使來之時  
襲其說亦云章使臣之勤也疏義云歌于使來之時  
則勞其來也而極言在外之情如此則章其勤也勞  
其來者此詩之用章其勤者此詩之意按采薇序云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  
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意是詩之作即在此  
時篇中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曰豈不懷歸不遑啓  
處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與出車杕杜二詩語意相

為出入然則此詩倘亦即為南仲而作但彼全為叙述之辭此則代為南仲之辭以南仲此行城朔方伐西戎樹功既懋經時頗久故所以勞之者亦不一而足歟又考舊史惟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見于竹書而此外寂寂無聞焉故知是詩斷為南仲作也

四

儀禮疏作駟

牡駢駢周道倭

文選注作威釋文倭委豐氏本作逶

遲

支韻韓詩文選

注豐本俱作夷又漢書地理志注倭遲作郁夷右扶風有郁夷縣顏師古注云言使臣乘馬行于此道豈

不懷歸

叶支韻渠為翻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支韻馬也駢

賦也牡駢說文云駢

旁馬禮記疏云車有一轅四馬中兩馬夾轅名服馬兩邊名駢馬亦名駢馬今曰駢駢則于四牡之中特指兩駢馬而言也周道倭逶通作逶說文云逶迤衰去貌遲說文云徐行也周道倭逶通作逶說文云逶迤衰去貌遲說文云徐行也

程子云倭遲回遠也王事靡盬義與采薇篇同傷創悲  
痛也俱見說文心有所思而不得遂起居不寧如身之  
遭創痛然也言我豈不思歸特以王事尚未堅固不敢  
顧私圖而忘國恤徒自心懷傷悲而已孔穎達云我心  
傷悲正謂念憶父母下章云將父母是也毛傳云思歸  
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鄭玄云無私  
思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  
家事辭王事范祖禹云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  
之勞臣也必先思而後義朱子云夫君之使臣臣之事  
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于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  
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  
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而憫其勞臣勞于事而不自  
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程  
子云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  
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嘽嘽

說文作𩇑𩇑漢書注作驪驪

駱馬

叶麋韻滿補翻

豈

不懷歸王事靡盬

虞韻

不遑啓處

叶

虞韻此主翻說文云喘息也

賦也毛云

馬勞則喘息駱馬名詳見駟篇陸佃云駱馬善奈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善勞而今喘息不平如此則以甚苦故也不遑啓處解見采薇篇上言我心傷悲其故正在于此啓者謂長跪而進食于父母處則居處而已輔廣云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思之不能忘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左襄二十九年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著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有遂使印段如周

翩翩者

雛

說文釋文俱作佳

載飛載下

叶虞韻後五翻

集于苞栩

虞韻

王事靡盬

虞韻

不遑將父

虞韻

故曰翩翩

興也

翩說文云疾飛也

以非一飛

雛鳩類詳見鵲巢篇陸佃云雛



得暫息也范祖禹云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又韓詩外傳云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于君致之于親凡事君以為親也  
宣王悵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

者雖載飛載止

韻紙

集于苞杞

韻紙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韻紙

韻母鄙翻興也杞爾雅毛傳皆云枸櫞說文云枸杞也陸璣云其樹如檮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如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廣雅名檮乳又名地筋本草云一名枸根一名枸忌一名地輔一名羊乳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朱子云一名狗骨抱朴子云家菜一名託廬清冷真君外訣以

枸杞為三青蔓其苗為換骨菜園經云枸杞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其莖幹高三五尺作叢六月七月生小紅紫華隨便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採根廣韻云春名天精子夏名枸杞葉秋名邵老枝冬名地骨根令人相傳謂枸杞與枸棘二種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真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棘也沈括云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似厚朴其美異他處大體出河東諸郡其次江淮間實如櫻桃暴乾為餅膏潤有味按詩有三杞詳見將仲子篇上兩章為奉使初發之詞此兩章以翩離起興又為久役未返之詞物猶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乎孝養其感深矣集相興將父集杞興將母第取叶韻未必有義觀鵲羽篇亦詠集于苞栩而統言父母何怙可見

駕彼四

駱載驟駸駸

侵韻亦叶寢韻初朕韻

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

諗

寢韻亦叶侵韻式針翻賦也按第二章云四牡騤騤

騤騤亦叶侵韻式針翻賦也按第二章云四牡騤騤  
天子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駟說文云馬疾步也嚴云走  
馬曰馳不馳而步疾為駟駟說文云馬行疾也以非一  
駟故曰駟駟載駟駟則其尚在行役而未能遽歸可  
見矣是用作歌者朱子云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  
而勞之耳諗鄭云告也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是也將母  
來諗者言以已思欲將母之情來告于其母也蓋父母  
愛子之情雖一而父或猶知大義母未必不牽于私情  
故思所以慰其意者如此陳際泰云先曰將父而後曰  
將母者尊父也既曰將母而又曰將母者親母也此孝  
子之志人情之實也輔廣云詳于私  
情而略于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 四牡五章章五句

申培說以為天子勞使臣之詩  
今繫此詩于文王則非天子之

詩矣或問何以知其非帝乙作也曰以周道倭遲之語知之儀禮於燕禮鄉飲酒禮皆歌此詩蓋其初本為勞使臣作後乃移以他用耳大學始教則肆此詩義見鹿鳴篇小引下又詩緯汎歷樞推四始之說以四牡在寅為木始未詳其義齊魯韓三家又以此詩為康王時詩似不足信

杜杜勞還役也

作以次章并木萋止一語知之鄭玄

云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范祖禹云出車勞帥故美其功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詞使民忘其死以忠于上也王安石云上之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歌詠則下悅之出車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其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怨也揚之水鵲羽是也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

韻質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韻質

日月陽

韻

止

豐氏本  
作只

女心傷

韻陽

止征夫遑

韻陽

止

興也有杖之杜  
解見唐風杖杜

篇樹之特生者為杖陸化熙云杖杜雖以識時序之變而取義于杖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杜與棠相似白者名棠赤者名杜又按說文云杜曰棠牝曰杜趙頤光云杜棠牝杜與楊柳同義又言陰陽也此詩代為室家思夫之辭故以杜寄興皖明貌檀弓華而皖之皖樹果曰實呂氏云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毛傳云杖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孔穎達云特生之杜猶皖然其實我君子獨行役勞苦不得安於室家以盡天性而生子孫乃杖杜之不如也嗣續也我我君子也繼嗣我日追往役之始至此日而言日以繼日不得休息也十月為陽兼言日者陽月之日也此即杖杜有實之候止通作只語已辭也後倣此遑說文

云急也征夫隨南仲往城于方事竣可以歸矣至于十月而猶未歸則以其時有伐西戎之事故征夫方遑急于征役也輔廣云述其室家之情不直言其思之而必曰王事靡盬焉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

有杕

之杜其葉萋萋

叶支韻此移翻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支韻

杕木萋

上止

豐本作只

女心悲

上同

止征夫歸

叶支韻渠為翻

止

興也萋萋丘氏云新葉也

承上章言杕杜晚實是去年十月間物色于今杜葉萋萋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之二月矣以杕杜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何以堪我女自我也杕木萋止復從杕杜而推廣之見萋萋者不獨一杕杜含悲更深所以踰期未至者因南伴伐西戎故遷延至此出車末章所謂春日遲遲杕木萋萋即是時也然曰執訊獲醜薄言還歸則已歸在道特尚未至家故其室人不知而思念之耳王者之體悉如此輔云王事靡盬者公

義也我心傷悲者私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杞

紙韻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叶紙韻

檀車憚憚

銑韻韓詩作

輶輶釋文

四牡瘡瘡

叶銑韻

征夫不遠

叶銑韻

讀如蟬賦也

登山采杞以望其君子郝敬云北山幽方憂思之北巖云鄭孔皆不明言杞為何物以采言之當是枸杞杞之

可食者惟枸杞也解見四牡篇按圖經云枸杞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為甜菜陸璣云春生作

羹茹微苦計此云采杞當即在卉木萋止之時特期而未至故借此以致其想望耳以出車末章推之可見說

者泥朱注春暮而杞可食之語遂謂采杞又過于木萋之時恐未然也又枸杞甜菜味苦亦夫婦同甘共苦之

況父母謂夫之父母即舅姑也憂我父母言詒我父母之憂嚴云蓋謂父母思之當早歸也徐光啓云及期而

望曰女心傷悲過期而不至則曰憂我父母其憂有進焉者矣可見古人立言之法蔣悌生云此四句見于北山詩其詞同其義同杜之詩為正雅北山為變雅何也杜杜之詩在上之人叙戍役之勞以閔之也北山之詩役者自言其勞而有怨懟之心也詞義雖同而苦樂之意異矣檀車毛云役車也孔云伐檀曰坎坎伐檀又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輪輻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檀之所施于車廣矣憚說文云車檠貌徐鍇云車檠則木連及韋革金鑄起皆起若敗巾故字从巾曰憚憚者行役既久凡車皆弊也孔云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四牡非庶人尋常得乘四馬也瘡爾雅云病也按說文無瘡字當通作蹇跛也檀車耐用而亦敝牡馬有力而亦跛以見其久且勞也愚按車敝馬罷非目所見以行役之久料之征夫不遠又於車敝馬罷料之皆意度之辭見在邊之久當歸非謂以憚瘡之故不得不歸也又陳際泰云車之堅者敝

師老矣卒遇冠不可用也向者悲傷私情也至此多此憂焉其曲而中也夫

匪載匪來

叶職

韻六

憂心孔疚

叶職韻訖刀翻

期逝不至

叶質韻職日翻

而多為恤

質韻

卜筮偕

叶紙韻苟起翻

止會言近

叶紙韻巨倚翻

止征夫邇

紙韻

止

賦也匪通

作非戴鄭云裝載也疚當作安爾雅云病也嚴云心甚病也期歸期也逝往也猶適也恤憂也期逝不至指蓂

止時言憂心孔疚女心傷悲也而多為恤憂我父母也不獨我憂之父母亦憂所謂多恤也一說謂前已期征

夫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曰而多為恤者饑渴與疾病與死傷與皆憂中事也于義亦通但歸

期太賒語意轉緩且於當日情事不合耳李氏云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鴛鴦王事靡盬不

能藝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何以異於采綠五日為期六日不詹然鴛鴦采綠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則

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也灼龜曰卜揲蓍曰筮偕俱也  
禮大事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相襲俱作  
以心之惶惑不定故至于無所不為也會聚也合也會  
言毛謂會聚卜人筮人之言鄭謂卜之筮之合言于兆  
卦之繇二義皆通既訊之卜筮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  
亦邇而將至矣輔云征夫不遠想料之辭也征夫邇止  
決定之辭也邇字如即刻到家之說嚴云此詩四章皆  
不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  
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輔  
云勞帥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  
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  
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  
賞而夸乎下此君臣相與之  
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

扶杜四章章七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勞還戍也但繫之宣王時耳辨已在出

車下鄒忠肅云詩傳以此列于體君臣內則戍乃  
戍臣也舊以出車為勞還率杖杜為勞還役出車  
明言赫赫南仲詳見本篇若杖杜之檀車四牡豈  
所繫於卒伍其為先王勞戍臣可知已愚按檀車  
四牡唐孔氏之解自明若以戍為戍臣則何以別  
於將率豈謂戍守與征戰異乎果爾則檀車何以  
憚憚四牡何以瘡瘡也且篇中所敘述者不過室  
家私情視出車篇迥異正與東山勞歸士詩同一  
聲口耳從

叙何疑

# 皇皇者華文王遣使臣之詩

出陳暘樂書序云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

言遠而有光華也曹氏云燕以遣之所謂禮也歌以  
樂之所謂樂也歐陽修云稱美其能將君命為國光  
華于外耳子貢傳朱傳皆云遣使臣也而春秋內外  
傳則云君教使臣愚謂遣者其事也教者其意也所

以定此詩為文王詩者晉語胥臣言文王之即位也  
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閭夫而謀于南宮諏于  
蔡原而訪于辛尹是詩亦以咨諏咨謀咨度咨詢為  
言明是數事者皆將于使臣乎取之則奉使者其即  
八虞二虢之流乎又按通志云文王即位之八年六  
月寢疾五日而地震東西南北不出郊圻有司曰地  
震為人主也羣臣皆恐欲跖其城以移之文王曰天  
之見妖以罰有罪我若有罪若何逃罰率德改行其  
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  
帛以禮俊士未幾疾愈意皇華之遣當在此時也考  
竹書周地震在帝乙三年夏  
六月因繫此詩于帝乙之世

皇皇

豐氏本作煌煌

者華于彼原隰

緝韻

駢駢

國語說文說苑俱作莘莘楚辭章句

作佻

征夫每懷靡及

緝韻

興也皇通作煌說文云輝也輝之為言明也毛傳云皇皇猶

煌煌也華朱子云草木之華也爾雅云廣平曰原下濕  
曰隰嚴粲云言皇皇然光明者草木之華于彼原隰之  
間猶使臣能將命為國光華於遠近也一說毛云忠臣  
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亦通  
駢說文云馬衆多貌征夫毛云行人也時文王所遣必  
非一使則衆多並行正謂同時出使之臣耳觀後章或  
乘騏或乘駱或乘駟可見懷思也衆征夫皆同此懷故  
曰每懷言無一人而不然即春秋外傳所謂懷和為每  
懷者也靡及者如恐不及事也朱子云此詩若以戒夫  
使臣者而托于其自道之詞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晉  
語齊姜謂公子重耳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  
夜征行不違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  
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我馬維駒虞韻亦叶尤韻居  
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虞韻亦叶尤韻居  
作六轡如濡虞韻亦叶尤韻載馳載驅虞韻亦叶尤韻  
驕六轡如濡虞韻亦叶尤韻

此句則此

周爰咨

釋文忠經

諏虞韻

亦叶尤韻將侯翻

字非韻

俱作諮

賦也說文云馬二歲

曰駒一云六尺以上馬五尺以上駒陸佃云傳曰大夫乘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荀子曰大路之馬必倍至于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言年長以倍令羣牧選馬十六歲以上乃以進御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路馬之齒高矣故齒路馬有誅所以廣敬也詩曰我馬維駒而後言維駒維駟維駟則駒也駟也駟也蒙上之文宜皆為駒文從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馬爾詩曰繫之維之義蓋取此陳祥道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六尺以下為駒天子所駕下止于馬諸侯所畜上止于駉則大夫乘駒可知矣六轡解見駉鐵篇濡者濡濕之義如濡言柔忍也又鄭玄云言鮮澤也周依左氏作忠信解書太甲篇自周有終之周解亦同此又歐陽修云周為周徧之周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

廣聞也愚按為國事而周詳訪問即忠信之意苟非實  
心體國則必濶略而不周矣此一字着落在使臣身上  
說爰說文云引辭也爾雅以為于也咨訪問也諏說文  
云聚謀也此詩雖賦乘馬出使之事而亦有比意寓其  
中言我馬維駒雖苦于血氣之未定而賴有善執轡者  
于此則可以使之進退合節不至于泛駕而旁逸矣今  
使臣既以每懷靡及為心凡征途採訪所及必極周詳  
以待上之人將於焉訪問而與之聚謀庶乎作用有可  
觀也咨字虛諏字實諏正其所咨者非泛泛訪問而已  
後俱倣此諏謀度詢俱就君咨使臣說舊解未是左傳  
魯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  
人子員問之對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  
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詢咨禮為度度咨事為諏咨  
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而外傳則云皇皇者華君  
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臣  
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

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  
重拜二傳微有異同而誦之為義具謀事謀才二訓愚  
按才猶言作用蓋相與互參其說以訂此事之作用當  
何如耳馬融忠經云出于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  
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于事明則  
辦于理詩云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  
韻六轡

如墨子絲  
韻載馳載驅周爰咨  
淮南子謀  
韻六轡

謨賦也騏解見小戎篇按騏非上馬陸佃云詩曰騏  
駼是中駟騏駼是騏蓋騏駼中駟騏駼上駟故服以騏駼

騏以駟騏如絲言條直也咨難為謀杜預云  
問患難也又咨事為謀蓋問其事中之患難  
我馬維

駱  
韻六轡沃若  
韻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作及  
賦

也駱解見四牡篇沃說文云溉灌也沃若言潤澤也咨  
義為度又咨禮為度毛傳總之云咨禮義所宜為度墨

子云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諫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惟能以尚同為政者也詩曰我馬維駒六轡若絲載馳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我

馬維駒

真韻

六轡既均

真韻

載馳驅周爰咨詢

真韻

駟解見

駟篇陸佃云今之泥驄也詩曰我馬維駒我馬維駒其先後與駟之序合則駟不如駱駱不如驥矣然乃卒言駟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既均言和調也咨親為詢舊說謂親戚之謀為詢非也兩意相親促膝籌畫言無不盡如舜之詢于四岳即此詢也諷有參伍意謀有瞻顧意度有折衷意詢有詳究意各以先後為序非徒取叶韻而已參伍則其志遜故與如濡之柔忍相應瞻顧則其慮審故與如絲之條直相應折

哀則其機活故與沃若之潤澤相應詳  
究則其事安故與既均之和調相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煌華莊子云大聲

不入于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陸佃云折揚  
逸詩皇華即詩所謂皇皇者華是也申培說以  
為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今按此詩既系之  
文王之世則非天子之詩矣然其後為遣使通用  
之詩至燕禮鄉飲酒禮亦皆用之而大學始教亦  
以此先焉又齊魯韓三家皆以此詩為康王時詩  
不足信

詩經世本古義卷七